光緒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卷七十三

建置略四

壇廟一

南昌府

社稷壇在德勝門外明洪武間知府趙文奎自城西北遷建

國朝康熙十八年知府甘國棟新建知縣楊周憲修雍正二年遵部頒壇式改建高二尺一寸縱橫各二丈五尺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四門丹飾北出入(謝志府志)

先農壇在進賢門外雍正四年建高二尺一寸廣二丈五尺神庫三間瘞池一陪房二置籍田四畝九分(府志)

神祇壇(舊為風雲雷雨山川壇嘉慶十六年改)在進賢門外明知府趙文

奎建子午向高二尺五寸方闊二丈五尺四出陛午五級子卯酉各三級壇下牆門同社稷壇謝志府志

厲壇在德勝門外明知府趙文奎始建高一尺六寸闊二丈五尺四出陛各三級壇下南九丈東西北各五丈繚以周垣

國朝康熙十八年新建知縣楊周憲修謝志府志謹案諸壇有南昌新建二縣皆附祀不別立

關帝廟在棉花市府學大成坊左順治九年

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三年

頒定致祭從文廟例後殿祀關帝三代公爵如崇聖祠例乾隆三十三年

加封靈佑四十一年

特命改謚忠義嘉慶十八年

加封仁勇道光朝

加封威顯咸豐中累

加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三年升中祀追封三代王爵

御賜萬世人極額六年改稱關聖帝君同治九年

加封翊贊別廟在攬秀樓東巡撫蔡士英建南昌縣關帝廟在

縣署門內新建縣關帝廟在德勝門月城謝志府志

文昌宮在府學內舊在南昌縣南亦名會靈宮宋咸淳

九年建

國朝嘉慶六年始列祀典廟左祀文昌三代咸豐六年升

中祀別廟在鐘鼓樓前明萬歷間建崇禎間修

國朝乾隆五十年重修同治七年郡紳劉于潯等復修南

昌新建二縣文昌廟在縣學謝志府志縣志

省城隍廟在府治東南舊在子城東明洪武三年知府趙文奎移建正統間知府胡本惠修景泰間知府蘇仕宣修萬歷間知府范淶重修

國朝乾隆四十八年布政使馮應榴修五十三年巡撫何裕城重修謹案府志江右城隍相傳爲漢灌嬰高帝六年封潁陰侯南唐時封輔德王宋淳祐八年封忠惠王明洪武三年令天下城隍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悉革封號

南昌府城隍廟在府署頭門內左南昌縣城隍廟在縣署頭門內左新建縣城隍廟在縣署儀門外東謝志府志

火神廟在磨子巷乾隆七年巡撫陳宏謀拓地重建五十一年修同治七年郡紳重修府志

風神廟在磨子巷北乾隆三十七年布政使李瀚以入

官范氏祠改建府志

龍神廟在楊叉巷北貢院前舊在府治中大街雍正十一年巡撫常安移建一在廣潤門外南灣水閘橋府志

四神祠湖神江神祠在龍神廟西偏道光四年巡撫毓岱移建江神祠舊在德勝門外北關寺旁咸豐三年移今址縣志

旗纛廟在巡撫署舊在惠民門內都司署通志

萬壽宮在廣潤門內一名鐵柱宮建自晉世祀旌陽令許遜唐咸通中額曰鐵柱觀宋大中祥符二年賜名景德觀知洪州軍曾鞏嘗修祠宇王安石記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濟斯世則當效其智以澤當時非所以內交要譽也亦曰士而獨善其身不得謂之士也後世之士失其所業靡爛於章句訓傳之末而號爲穎拔者不過利其藝以干時射利而已故道日喪而志日卑於是有不昧其靈者每

厭薄焉非士之所謂道者名不副其實也亦以所尚者非道也嗚呼其來久矣晉有百里之長曰許氏者舊爲旌陽令有惠及於邑之民其爲術也不免平後世方技之習如植竹水中令疫病者酗水飲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誠之所致也而藏金於圃使囚者出力而得之困償負而獲免於極梏豈盡出方技之所爲者以是德於民豎後斬蚑而免豫章之昏塾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則公之有功於洪論者固白其道而觀之矣夫以世降俗末之日仕於時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謂瘳冥之日月矣公有功於洪而洪祀之虔且久祥符中升其觀爲宮而公亦進位於侯王之上於是州吏峻其嚴祀之宮室與王者等茲固侈其功而答其賜也工弗加壯中焉以北令師帥南豐曾君肇概然新之挈儒生也殆非好尚老氏教者亦日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禮經然也國家既隆其禮於宮則觀其隨而加之以麗所以倣王命而昭合德也書來使子記之余嘗有感於士之不明其道而澤不及物者得以議吾儒也故於是舉樂爲之述焉政和八年改延眞觀稱神功妙濟眞君嘉定中額曰鐵柱延眞之宮明正統元年按察使石璞奏許遜韋丹有功德於民宜列祀典詔許遜仍祀鐵柱宮韋丹祠觀西胡儼許韋二君功德

碑豫章許韋二君者晉旌陽令許君江西觀察使韋君也按道書許君名遜字敬之其先汝南人漢末其父避地豫章之南昌因家焉敬之自少博學於天文地理陰陽律歷經緯之書靡不貫通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初得西安吳猛所傳精修不懈道德日尊乃以晉太康元年爲蜀之旌陽令表忠孝除貪苛開諭善道吏民化服點石變金代民輸賦標竹施水病者以甦慈惠之政流聞遠邇感慕之至形諸歌謠既而棄官東遊嵩陽聞丹陽有女師諶母者多道術往師之得寶書符券斬邪飛步之法於是誅海昏巨蟒以除民殃忻江湖老蛟以息水患川澤無周彖之虞山林絕魑魅之怪復治金作桂以鎮昏墊環千里之間民物奠安其功大矣韋君名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唐奉州都督琨之元孫太師顏魯公之甥孫也文明以世胄之華又從學魯公故其識見才器超於等倫其歷官遷次所至政績具見唐史及韓文公墓銘今獨以其觀察江西者書之文明之治江西也罷八州宂食以紓民財教民陶瓦以免火憂築隄捍江疏斗門以走潦水民不陷溺開濬陂塘以溉田疇而民足衣食又爲南北市營以舍諸軍歲旱則募人就工而人不病饑復爲長衢夾兩蔡吏西七里而人去渫汚凡爲民去害與利碑厥必無遺佚所以垂裕於後世者其功亦懋矣二君於民功德若此而報祀不舉豈非曠典歟祭法曰德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此而言二君祀之祀

於禮爲宜然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焉按察使臨漳石公璞有獻有爲刑清政節乃舉二君之事封章上聞遂命禮官具祝冊每歲春秋方面重臣撰時備物祀祠下諸公奉命惟謹許君仍舊觀以祀卹鐵柱延眞宮也乃作新祠於觀中西北以祀章君噫國之大事在祀輿戎表昔賢沒世之功德舉千載因循之賑典達恩慕無窮之人心石公之言朝延之命一舉而並得之矣儆郡人也報本之心同於齊民既書二君之功德又復係之以詞曰粵若旌陽天賦非常積仁潔行規圓矩方製錫於蜀愷弟慈祥化金代輸民歸流亡標竹置水沈痌獲康作民父母頌聲洋洋辭祖而歸送者娶糧神母援受金籙王章呼召風霆陰陽翕張毒蟒橡穴百里羅殃鬈倪甓頒君心憫傷老蛟變幻江湖茫茫人將魚艦給我慎郎化攏卧沙匿潛湖湘誅蛘斬歧神化無方耕桑莫居厥功莫量表表武陽郎公之孫教育外祖骨公之門高朗振遹出類超羣歲歷中外益茂厥閒愛來豫章觀察八州罷除冗食財用以周易茅陶瓦民無火憂築隄擇江疏贊走潦水患永息民獲桐保原野頤實時岡有秋滌陂濬塘禾稼滿穀生遂樂利斯民之休千里湖山惠施仁流元和政績卓然罕傳爾在帝心逐碑以棡歷世滋久浮屠遺邱侃侃石公論世尚友昭茲祀典賓貽諸後神功休德同垂不朽

謹案謝志章祠於成化五年別徙

嘉靖閒賜名妙濟萬壽宮萬歷二十八年復建

國朝順治十四年巡按笪重光倡修康熙十四年江西總督董衛國重修雍正二年巡撫裴徫度修乾隆四十六年南昌知縣李洗心修嘉慶八年

敕封靈感普濟之神道光二十三年紳民捐修咸豐三年巡撫張芾奏請加封神號

御賜誠祈應感額並准以萬壽二字顏宮同治十年闔省紳商捐修府志

玉隆萬壽宮在逍遙山舊名遊帷觀即許遜故宅相傳遜嘗以五色帷施諶母祠及仙去帷還故宅因立觀南唐徐鉉書額宋大中祥符三年更今名宮內有逍遙閣元泰定三年修元柳貫記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常爲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遙山者居焉後於其地拔宅升真即建游帷觀改玉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墜錦帷其處名之即以

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
天謂是宮為羣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茲乎寶之
欲以其名也觀肇興於晉而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宋祀
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於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
搆其力出於郡人光祿寺丞胡公仲容而王貴公貴記
之收和丙中之恢拓其貲出於係省之官錢其圖悍西
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內出玉冊遺帥臣加上尊號又詔
侍從升朝官為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於寖比隆於岳鍾
矣然則祀隆而官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寶
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
迹之宜祠者於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幸設
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嗣居其席始
于見十一大曜十一眞君殿祖師堂推制弗治位留非
據謀將改為則以狀請於象主祠漢天師會元教大宗
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而施者稍集掄
材庇工有其具矣蓋宮制二殿中時廟序參列於前而
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適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
殿六檻東以奉十一曜眞形之像西以奉吳貴十一貞
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佼尊亦既無柔於禮又郎十一
眞君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為青元閣下為祠凡自唐
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寮以及歷代任持同
袍土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眾焚
誦巖時潔羞薦饗覲子孫妥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
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白

始有宮迨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爲是役績用章灼如是欲不記得乎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眞人扈直兩京最久學有原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 明萬歷十三年重修十七年有人劚地得之三華院云

金龍玉簡今藏鐵柱宮

國朝順治初年郡紳熊文舉修同治十三年闔省紳商重修府志

藥王廟在磨子巷文昌宮右今名三皇殿府志

劉猛將軍廟一在省城隍東偏祀司蝗神雍正二年始列祀典謹案神舊傳爲南宋劉宰或云元指揮劉承忠沂州府志以爲宋劉錡王鏊姑蘇志作劉銳劉錡之弟 道光四年兩江總督陶澍奏請修廟

御賜神參秉畀額始建於此一在百花洲東湖書院右咸豐八年布政使龍啟瑞建府志

天后宮在府署左雍正中奉
敕建乾隆四十三年五十一年先後修葺嘉慶六年增設天后
父母神坐八年新建知縣吳元吉建後殿道光元年知
縣李蔭樞重修府志
東嶽廟南昌縣境有三一在進賢門內大街曰古東嶽
廟一在永和門外宋時建後燬於兵
國朝康熙八年巡撫董衛國重建道光三年修咸豐初燬
於寇同治五年修一在武陽渡康熙十三年簡親王平
耿精忠還軍建其在新建縣境者永和門內毛家橋嘉
慶十六年南城紳士曾煥捐建府志
風雨池廟在吳源山下唐開元中張九齡為洪州都督
禱雨有應作詩記之貞元中觀察使李兼禱雨復應宋

湻熙九年夏旱帥漕遣禱有物如蝘蜓登於几未幾雨如注因奏立廟謝志

順濟廟在吳城山下有龍穴闊一丈深不可測宋大中祥符六年於穴西立廟封順濟侯御製戒蛟文刻於石熙甯中加封順濟王謝志　宋蘇軾順濟廟石砮記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劒脊其廉劌可愛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神願探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人沒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笴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

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
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天花宮在狀元橋護國禪林之西嘉慶七年建 府志 黃中傑

記神痘之說起於宋代而其神則道家眞誥所稱掌痘
曹大仙姑世所祠三神像皆隸部下傳聞如此然載籍
無明文吾又聞諸友人某鄉嘗降乩乩動曰吾痘神也
名號與世所傳無殊然亦迹涉杳茫安知非業醫者假
扶乩以神其說又安知非乩神不欲自顯即託世所傳
痘神以自蔽乎然則神之名號莫得而稽矣然而神之
靈爽固昭昭矣吾嘗見出痘之家嬰兒所居之室必潔
不可機祀神必誠不可褻違者輒有咎嬰兒口中往往
自仙姑來仙姑去爲父母所齊心祈禱其應如響則信
矣神之爲靈昭昭也非傳者云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
右者乎吾又聞岐黃家有痘疹原於胎氣與地氣之論
夫人之生也天命之性無不清明而氣質則不能有清
而無濁有明而無蔽痘疹乃所以去其濁開其蔽使之
昭質無虧以適還乎清明之體而爲之神者亦卽天迪
清明之氣所爲絪縕於兩間而以平造化之械以消斯
人之疵累使之共適於仁壽之天其有功於人何如邪
記有之凡有功於民者皆祠之神之宜祀也固然然世
所祠痘神何以皆女像曰此亦毋庸深辨吾聞菩者普
也薩者濟也神之變化不一其以爲慈悲普濟斯世則
一觀音菩薩亦女像也必謂觀音爲女化身非女化身

亦愚矣且古之愛民者日若保赤子言愛民如赤子也今人自始生至於成童數歲之內無賢愚貴賤必皆出痘出痘之時必仗神以爲之呵護神之保赤子何異慈母哉夫保赤子如慈母是眞無人而不愛則亦無人而不當敬以祀之以答其既無人而不當祀則亦無地而不當專以祠祀之以棲其靈會垣諸神廟類皆備舉崇飾而痘神獨闕如心竊戚焉適大庚戴若齋先生星子項豫齋先生與余父有同志遂相與騐金建修前爲大門中爲正殿後爲碑堂通計十三間四周以垣基長十七丈廣六丈有奇又東圖牆外房屋一所計八開工旣趁某承父命及兩先生意列書樂助名氏泐於璧而爲之記其緣起如此若夫神之名號載籍旣無明文轉相附會殊乖敬謹之意神有功於痘卽以痘神奉之其可

英澤廟在南昌安仁鄉祀杯山之神 謝志

澹臺祠在承恩寺東卽舊總持寺左祀魯武城澹臺子羽宋淳熙元年漕使程大昌創建築堂曰友教堂後爲

澹臺墓程大昌記豫章總持寺之東有澹臺子羽墓本圖經所傳爲信也司馬遷記子羽從弟子三百人南遊至江班固又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豫章在春秋爲楚則子羽宜有墓然京相璠記子羽泰山南武

城縣人也有冢水經陳留裘氏鄉又有子羽冢是一子羽也而稽之圖記其墓三出矣酈氏雖知泰山陳留必有一誤顧不敢堅決以爲孰是則豫章圖經其得獨爲信哉且子羽名施後世自子游之宰武城始以于所閒世蓋有四武城也左馮詡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嘗宰者則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勝加也論語無此也子羽傳正次會子遷務省文故敘其邑里止曰武城至京氏則指其墓在南武城縣明其爲晉也夫子嘗欲適趙及河而返曰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韓愈亦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是秦趙之地皆未始經行也語日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是絃歌臺云者於南武城平閒之豈其秦趙歟東武城有絃歌臺遷志遂定著以爲子游所宰之邑則誤矣夫聖賢遺跡眾矣詢考二事其眞僞固巳相半其可勝辨哉雖然尋於其僞也而有喜焉受之鹿臺雞之石梆徧四海無複出者荆山懸山首陽則不一其地後世去古聖賢絕遂旣無所事畏亦無所爲諛而爭獵以自夸猾於是有一事而彼此互相同者此其意豈不甚可喜也哉嗚呼其可以使人墓尚如此無乃聖賢之澤久而不泯也歟其亦民之隶彝者無古今故好是鯀德也歟則其僞也乃其所以爲可尚也況今之疑未必非昔之信者歟涫熙元年予將江西澧過子羽墓嘆曰楚在春秋士能讀典墳邱索已

博矣其後屈宋遂爲儒宗非友教遺澤歟其尊鄉固宜遂築堂祠之命曰友教云明洪武間參議李思聰萬歷間知府范淶先後重修范淶記道莫盛於至聖傳道之賢莫盛於聖門其在中原者亡論已自大江之南以西凡得聖道遺化以迄於今蒸蒸然賢哲輩出與中原文獻相角力者湖其由則自澹臺氏始夫澹臺魯莊也子游幸武城亟稱之日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復之室至聖如尼父惟恐以其貌失之賢可知矣其後七十子各以尼父之道傳之四方而澹宰氏乃南遊於江設取予去就友教乎國人道大行士宗其學沒相率而祀之以故豫章郡令有澹臺墓祠在東湖之上總持寺之東宋以前興廢不可攷循然中轉運副程君大昌作友教堂爲專祀元季以兵燹廢明興洪武三十年參藩李君思聰重構立遺像輪奐鼎新東西若千丈南北若干尺備載於記宣德二年郡教授宣城陳銓請於侍御司府再葺之正德十年復修飭門宇石砌其土崩者有督學使田君汝耔爲之辭歷今又七十餘年矣余守豫章首謁祠展墓有味乎友教之旨也乃進多士商之士各守其新說或曰良知或曰心學以爲知本是固然矣獨不曰武城之所爲亟稱者乎不徑趨不尚謂率嚴正直藩籬巖固總歸於忘私於制行之確見其知於修身之窺見其心是謂直內方外一以貫之嘗觀曾子子思子學術與澹臺氏同而其述天子庶人之學與三重之制

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前俟後一本之於吾身信乎躬行之君子難矣哉藉令徒涉想像元解以從事於無何有之鄉而使人視之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者非所會於澹臺氏之堂也即史稱南方之學得聖道之英華者莫如子游及其訓子夏門人必以有本望之則子游於本末之辨殆諄諄焉以子游有本之學而稱澹臺氏不越乎所履聖道從可知矣於是與多士瞻祠祠址者久之而祠鄒於朱邸歷年遠垣甩稍稍抵於鄒之先世余乃從多士所請爲查往蹀恢攘其故址堍者築縮者闢末繕者增嚮者藁聚蓊薆者飭以駿蔚凡爲楹爲費及墓之後堂之前左右庖滔阿翼之數浮於昔有差總周垣以內度之廣前四十三尺中四十八尺後五十五尺袤左一百五十尺右一百六十三尺鄒邸出緡錢十五千抵損值餘緡以千計者給二十有五悉公給民無一瓦一木之費自萬歷丁亥年六月逾冬十二月役罷皆南昌何介選董其成纖細具中度介役伐石請記余言不文惟述祠之所出與士之宜爲先賢所學者樹之堂側以折衷於資修君子且訖之日爲攻急於知務武城絃歌得人先之詛韶世熙澹臺氏也

國朝同治十一年巡撫劉坤一重修其移建府學南者今爲友教書院謝志補案

江東廟在廣潤門內祀秦人石固漢灌嬰擊南粤神告以克捷之期故祠之謝志

章江廟在德勝門外祀漢郡人章文宋大觀二年以應禱賜額靈澤王廟謝志

龍沙廟在新建縣治北郭賈萌廟今廢謝志

長沙八角廟在南昌十七都滁槎祀漢番君吳芮及梅鋗謝志

劉城廟在南昌歸德鄉祀漢揚州刺史劉繇宋乾道七年以捄溺功賜額仁濟謝志

長慕廟在南昌城東二十里祀漢劉岱謝志

諶侯廟在南昌城南祀漢奉車都尉荆州刺史諶重謝志

王中尉廟在新建昌邑山祀漢中尉王吉謝志

吳王廟在新建昌都鄉祀漢孫策一在西山吳王嶺謝志

何無忌廟在新建生米鎮祀晉江州刺史何無忌無忌討盧循戰死豫章民爲立廟謝志

罕王廟在新建遊仙鄉晉司馬儀嘗敗吳孫昭將黃皓徐淵兵於此後中飛矢沒葬于潭源儀三子孚應慶善昭利合裨將王威等伏兵破之淵皓俱死晉人以山寨悉平名其地曰太平鄉與遊仙鄉接壤立廟以祀罕王父子並其將佐或云罕王昭烈曾孫劉獲也謝志

方岡祠在新建西山祀晉黃仁覽相傳季弟好獵仁覽折草化鹿止其妄心後弟亦仙去故並祀焉謝志

五賢祠舊在迎恩坊祀漢梅福陳蕃徐穉晉范甯唐韋丹宋慶歷七年知洪州張瓌建淳熙七年遷於府學謝志

梅仙祠在府學旁祀漢南昌尉梅福元始中王莽顓政福棄妻子去九江宋紹興初封吏隱眞人謝志

徐孺子祠一在東湖南孺子宅故址又云孺子亭南唐時重建範土爲像徐鉉記略天之愛民甚矣雖數有治亂而常生聖賢故得其位則功加於時舛其運則教垂於後雖銷聲滅迹全身遠害不德而德普逃名而名揚捧彝築宮禮重於列國式閭表墓道光於無窮舉善而教政之大者也恭惟我祖炳靈亓國舊宅界乎仙館高臺峙乎澄波孺亭之稱海內瞻仰名公良牧代加崇飾千載之下猶旦暮焉丞相司空鄧王以茂親之重膺分陝之權思老成之典型仰高山之景行不言而信不肅而嚴乃命經營將從絲構九成方起百堵未周甲子歲入秉國鈞以武昌從連帥侍中濟南公代司宮籥公致用以武從政以文祗奉蕭規率由周禮再廢成制詳考舊基夷坎窖而就平禪崖岸而埒囿乃崇棠輿乃加藻績右嚴樽岾之庤左設庖膳之區前臨眾莊旁眺城闕平湖千畝凝碧於其下西山嵩骨倒影於其中依然懸楊之場想見致翔之狀與夫洪崖之館絢綵於煙霞滕王之閣籌飛於雉堞南州之物象備矣前哲之光靈萃焉嗟乎君子輿一役建一事於時必可頌於後必可觀茲亭之作也都人朋悅過賓矚目紀於

方國之史播於樂職之詩鉉也幸承燕翼
之謀獲忝翰墨之任俾垂不朽敢俾燕音

洪州曾鞏卽故處結茅爲堂

會翚記漢自元興以後政
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
㷌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
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
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
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
餘故及其既沒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開其風慕其
義者人人感慨憤激至於解卯綴棄家族骨月相勉趨
死而不避百餘年開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遼巡而
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孫子於時豫章太守
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
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
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
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顯非一繩所維何
爲棲棲不遑甯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邸壑遺世而不
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
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
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
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
圖記章水北遷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此

宋熙甯中知

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尚在而湖南小洲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沒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並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南渡後廢乾道中轉運副使沈樞重建元至正末燬於兵一在東湖東南昌學前之左又名高士亭明洪武七年知府許方即宋環波亭故址建新祠永樂閒巡按御史張肅拓之胡儼記水經酈道元云贛水北逕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豫章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洲東北三里許涂廛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爲遷於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酈道元所云者自唐以來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爲守更新之易爲廣廈末知何時復毀南豐曾公繼爲守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

臺蓋日宅日亭日臺皆郎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炎重作之至正末燬於兵故處沒爲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日涵虛日孺子日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日碧波後爲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子幼時嘗遊其下土阜此立有亭歸然祠孺子範土爲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都指揮朱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役於湖矣環波亭者宋熙甯中張帥子顏郎涵虛廢亭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兩所會歲旣久而祠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惟然有志新之郡庠生黎彥常陳祀因衛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獎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其蘇助之作祠堂三閒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贅其壁而繚以垣中肯新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於湖光煙水之閒五閱月而告成旣成又五年而求余爲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嵩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瞢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閒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崇禎初推官李嗣宗以稱子允門人張遐配享後經兵燬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巡撫宋犖率僚屬重新之

宋犖記

予膺
簡命來撫江西不敢以俗吏之簿書期會謂畢吾職圖
必張國維振風俗使閭閻知有爲善之慕然後教可入
而政可徐成夫晚近之人必樂則思淫貧則走險士不
知聖人之言爲何用甚至奔競黃緣自鳴得意有不知
節之當貞而名之可惜者矣彼東漢之士出者以身殉
節處者高蹈不返雖不能如聖人國所謂中如然與
其進無所爲徒務建樹之名而速之家之禍何髮超遂
遐舉爲異鴻之不可得弋乎易曰樂則行之泉則然
之若徐孺子者盡於遠之道焉非脊行於山石者
也常其微軍屢至明堅鵠孺而嶽則育耕確漁水
沒世而不出倘非稽自得於己者闔焉能五乎無
闕不爲世所轉移有孺子一布衣何以千爲百年
挹其高風如昨日邪後世何負於到今凡愧志十
何不各滌其私利之事幾名清行娉修不虛先民
之遺範也哉陳伸舉之下車卽造潔而之中予以
鄰境有故需之匝月其墓於斷蕪予礫地亦已
後矣嘗讀曾文定高士言訪子墓燬殘其廟悒快
者有年茲檢郡乃知南昌其孫張敬已失桑明得之
而證於圖牒其七里下尉也墓之以祠新天順
間蕩爲牧場又旁知井土壇率屬指有錢者之清
風之堂嚴若泰岱何宋相無不生其敬祿之綱衣
之好人同其心吾知必有門憑而興起者矣茲陽卽

仲舉祠名曰楊里若賢賓主相顧盻然乎無德不足以致高士不然乎楊亦有厚幸也乾隆三年巡撫岳濬以環波舊祠改建講堂清風亭道光元年南城紳士曾燠重修十七年巡撫陳鑾修講堂同治七年北瀝徐氏後裔重修謝志府志

陳司徒祠在進賢門外徐孺子墓南祀漢豫章太守陳蕃明宏治間都御史林俊檄知縣杜淡重建正德間學使李夢陽萬歷間知府范淶修祠南二十里有高風廟亦祀司徒謝志府志

二聖祠在進賢門內祀關帝及馬祖明御史許世昌創建

國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許兆麟重修謝志

溫忠武廟在進賢門外祀晉江州刺史溫嶠謝志明胡儼碑記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
在也公咸和初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征南將軍鎭武
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
墓卿其風節愛其山川言於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
單車刺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必實重馬故臨終之日與
陶侃書盖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勳
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侃上表拜公書得
停移葬令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
載蔡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頻於江歲久爲水藉
今廟從蔡夷矣而舊碑亦湮役世俗無知者因訛爲宋
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爲劉琨右司馬故邪鄉人歲時祀
事惟謹有以祀禱者輒不得卜復碕曰劉無碑豈井欲
得祭酒之交乎遂得吉卜鳴呼公之事藏諸史冊章章
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互千載猶一
日豈以余言爲足傳邪特以余能證其訛耳謹敢公之
履歷始終大概著於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爲諫水先
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眞河東太守恪之子也初爲都
官從事東閤祭酒補上黨將合北平大將軍劉琨夫人
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爲參軍復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
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
遷司空以公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鎭江左琨
以公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騎
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
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

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
鳳奄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甯縣
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
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王
𢓜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
京師傾覆公乃遣王𢓜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於
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
直指石頭公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
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
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其子碩嬰城自固
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公公從別㵎
羅洞言進攻楊桁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
子登舟時陶侃雖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公及賊
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
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優因尉
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
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領而泣帝下州書追
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
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
園豐功偉績不獨著於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教敵
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衰㴱章而忍霖於此㴱高
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之而不絕也公之祀因
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鄉鵬南後作詩以遺之
僤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五馬浮江典乍徵中原

寨擾覓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宏毅有猷復有爲仗劒
南來歷嶇崎翼戴王室昌厥詞羣賢滿朝挹光儀王事
靡盬勞驅馳逆敎懟陵肆侮斯神器震搖綱紀隳斷術
扼險計出奇指顧之閒舍鳳披凶峻結約偏郊彝乘輿
播越徒嗟谷公復奮身舉義旗感激將士張國威羽書
四發如星飛征西遂下荊南師指揮獄贈與忽明白石
之役天相之纖厥醜類無子遺策動錫爵同三司廷叢
所留公固辭旋鼇南殲牛渚僕犀光下燭號姣蠣詔然
歸鎮會幾時奄忽神遊哲人葬遠邈開計淚漣洏邱墓
千載江之滸祠宇雖存人莫知神明昭格於赫曦丼邑
庇麻民實思有牲截組酒
蕺危甌公朝夕無我遼

文孝廟在德勝門外世傳祀梁昭明太子蕭統 謝志

黃司空廟在進賢門外祀陳都督贈司空黃法氍 謝志 明

黃在裘記豫章城南三里許爲南雩雩三面環三祠雩東行數百武遶瀾而北極於平田徐孺子墓在焉墓稍南爲漢陳司徒蕃祠又西止於江爲晉司馬溫公嶠墓墓右爲祠近爲大族所廢東北里許爲司空黃公祠仲舉太眞事皆表著豫章人人能言之唯黃公起梁陳閒南史稍軼祠亦雜祀與諸神廟等雖春秋血祀不異而問司空遺事則豫章莫知爲何也新安范公博物朋識治先教化燬廢興墜甫下車郎修葺濟臺孺子諸祠墓

所在予軼景哲敬遐詔來人士翕然向風次復溫司馬墓歸侵祠址修陳司徒祠黃司空祠闕名攜貫嶋工庀材不朞月而封樹增崇廟貌改煥志功德示不志也三祠鼎然於南雲之閒高風在望余忝幸而在事諸祠摹范公業已有記會司空祠成謬以記屬余安能爲役哉拔司空諱法髦字仲昭新建巴嶺人史稱其忠義有勝力能距躍三丈日行三百里此之爲異已自天授又嫺書疏明簿領爲士民所推即所著持居然經世之規侯景之亂公即合徒里閩內爲桑梓保障外爲建業應援何其烈也時太守貿剡下江州公以監知郡東起召無何陳武帝將入援金陵李遷仕中標帝命周文育領西昌爲備公以兵貧文育破遷仕而自屯新淦據豫章上游已而侯景遣于慶攻豫章將掄公不意公卒破于慶殺之自是景終不得嶷大江以西大江以西人且較然知有逆順羣兇不敢相附諸鎮之援俾得自墨公之力也改領高州刺史封新建侯永定二年新吳人余孝項據豫章與周迪脅孝頃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巳而迪反公又平之內史熊曇勛反金口公又平之累功進爵爲大將軍領江州刺史光大二年大與北伐公爲都督出歷陽大收磯軍步艦之功進兵合肥禁侵掠弱勞撫則又騷騷乎仁義之師矣比加侍中封義陽郡公鎮壽陽蕘贈司空諡威豫章人血食之自梁陳以來至今未改也嗚呼江州高州公莅政郡也與豫章不州及豫章人何以祀公蓋豫章者交廣之襟喉吳楚之

要會金陵之門戶也豫章不守則金陵受其衝交廣之貢賦不入楚蜀之委輸必斷故公一守豫章而于慶之襲敗孝項之據敗壘三之叛敗公雖無煦煦傴拊之戢而大有造於豫章者焉況身犯鋒鏑履危險出民水火而居之租席之安此共為烈又豈一粟一息之力哉天以豫章賜公干世食邑此所謂樂大災捍大忠則祀之宜也靈光歸然高山仰止謹稽首為之銘曰天柱正傾地維紐絕濟時艱難非才則裂羿澆爭驅梁陳之李發彼逆兇殘我神器日月蔽翁宇宙昏蒙物情大駭陽然無彪挺生英哲賓起柔梓誓衆勤王指顧推靡適接肆康逋振西昌新塗既都尊醜殲亡北代之師凜凜而制戚敵以謀禁椽以義逋奠豫章維公故望沒世不忘廟食於此范公爲政仁風在茲畀卿高鬪復新廟祠薦鐙桂醑琴瑟既具萬舞斯闐神其至止順言祝之祈我元元十風九雨陰陽幹旋神亦告余鑒於明德惠我氓兮乃土乃粒

武烈廟在高士坊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果仁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冊加武烈帝（謝志謹案陳果仁見新舊唐書沈法興傳並非陳官故不列職官表）

孚應廟在修仁坊相傳唐隱士姓崔自分甯遊此值城

中患疫以丹擲井折柳示人汲飲病者卽愈敕建佳山寺應侯廟明萬歷間南昌張位題額曰佳山福地或云神晉人姓崔名子玉唐憲宗得奇疾諸醫不效忽見道人賣藥於都市進一粒而愈問其姓氏曰臣豫章人崔姓俄不知所往遣使覓之乃於此得崔公祠詔封英烈侯謝志

武陽郡公祠在章江門外祀唐觀察使韋丹大中三年詔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撰功德碑銘杜牧碑銘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紀于泉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孜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闕爲章句書生

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政而欲飛
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賢諫益聖任賢使能
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甯霆十有四年禽殛兒狠方
行四海周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役合僕八周歲
天下晏然不告勞苦賓以守士多徭良吏而丹居弟一
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釆
甘棠江漢之詩紘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
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令下明
詔刻丹治敎令得與元和功臣彰巾與得人之盛懸於
無窮明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巳降代有達官
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鄭國公郎公曾孫幼平為岐州
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梓州生政為漢州雜縣丞贈
右議議大夫雜縣生武陽公公守文明以明五經登科
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
於郊賓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
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曾新羅國
以衷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
紫弔册其嗣新羅再以衷告不果行政容州經略使築
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
田黃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未拜河南少尹連拜
檢校祕讋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背未至拜右
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闕以獨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
請釋不誅公再拜上疏曰令不誅闕則朝廷可以指符
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因拜劒南東川節度

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
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
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
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
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覆自
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浴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周志傾搖懈息不爲人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
取俸除去穴事取公私錢教人閘瓦伐山取材堆豈億
計人其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獄徐責其直自載酒食
以免能勞初若難兼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
四千閒樓四千二百閒縣市營廢名爲棟宇無不創爲
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闊開廣衞南北七里遏
濮汙塹築隄五尺長十二里隄成明年江與隄平鑿六
百陂埭藿田一萬頃益勸桑芸樣織廣狹俗所未習教
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規無不如志公之
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
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
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誘黃窮治
額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弟
不知如何元和五年甍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
擴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術將相
是矣豈無循良考第治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
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
死無處所曰天使然不嗟不亦武陽始至材瓦是眾公

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貫貸付與月裁酒餚如擲稚乳不督不稱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進樓如詩鬻羽鋤以長隄綠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鮮從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闕不完具寂寥千年詔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樹思訓勸守吏勉於為治覆以石亭後丹子宙復為觀察使建寺亭旁隤田以供香火明隆慶中裔孫用賢即碑亭故址建

祠

國朝康熙中燬於火裔孫經學重建雍正二年復燬裔孫昇綸重建九年再燬裔孫嘉會修葺梁機記距滕王閣之左址不百步有屋若下惱濱江抵瘵為墓公祠祀唐元和中洪州觀察使葬公丹具址則公舊碑亭也公以東川節度使討劉闢移察洪州救焚拯溺教陶甓田三年澤被八州弗詳唐史宣宗救守臣上公功狀詔史臣杜牧撰遺愛碑樹之江于民懼其剝蝕也亭而幕之以石而石亭以名創今公祠地也時公歿已四十年矣又十年其子丞相宙復察洪州建寺於旁置田以供香火因奏為石亭院裴休題額厥後宙之子孫有仕吉州而屬籍者其在泰和

則水南羅圖之韋是也終唐之世廟祀未議宋初祀於五賢祠又歷三百餘年至明祀於旌陽鐵柱宮最後祀於三橋杏花郡始專祀焉正德閒祠燬於兵至隆慶三年公裔孫有用賢者鳴諸當事捐貲卽碑亭故址建祠祀公當事為給劄置奉祀生二並以祀宙入我　朝順治初中丞張公朝璘一修復之至康熙而燬於火府則有公裔孫經學垂建之雍正二年又火時則又有公齋弁綸建之九年再火嘉會再建碑亭無恙祠宇更新歲時來格居然一氣之子孫斯則峴碑之所未有矣并綸之再為修建也於祠旁更構十數楹歲資所入供祀事公之祀雖更百世不廢焉可也是爲記

一在三橋東巷明成化五年知府王詔由鐵柱宮移建萬歷三十五年布政使陸長庚重修以宙配後燬於兵白志　謝志　府志　陸長庚記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在唐元和閒距今且八百載其功德在民如一日若罷八州冗食若營南北軍舍若新廢庾為慶以番馬政斯元仰一時利也民苦火災則教民陶南昌之民於是乎始有瓦屋地舉溥告潦則派湖人江為斗門節其暴溢作長隄十有二里以捍江張又憂民之病阜也則鑿陂塘五百九十有八灌膏腴畝萬二千有餘頃斯困元和一時利自今視之則江西百世利也斯民得免水火而食膏腴安其生業陶之利至今不衰皆武陽賜也民奈何能忘試陽

哉嘗考故記公在江西僅三年令民瓦屋若樓至萬八干二百檻又且嘗軍舍新馬慶璧陂隄江役作繁興略無追日意其民謂上爲厲已也方且厥苦之匪徒厭苦之盖必有怨蕭而輕聽之者矣是故嘗年請祠而不報安必一勞永遜垂利無窮亦至此乎公殺後四十年爲大中己已天子覽於祕府實錄得公政績始詔觀祭江西者上公治狀而命史臣杜牧記其本末勒碑江千自後十年而公之子宙復爲江西觀祭乃建石亭碑所而宇之猶未祠也又百八十年爲宋慶歷丁亥邵太守張環始祠公於郡城北以漢梅尉福陳尙書蔣徐高士稱晉范太守甯四公者合祀之名五賢祠又三百八十年我憲宗皇帝納臯臣石璞之請得祀公於許旌陽祠之西北陽成化已丑郡太守王詔以公附祠旌陽之宮非禮也改祠公於三橋之東公於是乎始有專祠蓋公殺愈遠而功名愈高譬陛華代者舉藉援葛若循邱陵去華代數百里而遙戴日望之後乃覺共該雲而粲日也禹決江濬川民聚瓦石予產爲政開畝樹柔鄭人晝訾之迫其成也相與尸祀而歌舞焉民之知識若此豈足語遠大計哉公先後宦業以豎嗣里具杜司勳韓昌黎所撰碑志中茲不復迹獨念先朝時公與許旌陽並崇祀典乃其宮廟後儉大相遜庭無亦旌陽載其道術輕舉浮游與天無極足以福利於民民歆豔之不暇武陽往矣功德在民如履后土戴臯天莫之德也雖然旌陽斷跂蝎鎮水怪功在千載之前武陽瓦屋鑿陂派湖隄

江利施百世之後旌陽以奇武陽以正旌陽以天武陽以人聚長校大豈可同年語哉萬歷庚子冬旌陽宮火尺椽庳遺曾不數年材木竹石四方輻湊而旌陽之宮復立丹青烟燿儷若天居乃公祠辟在委巷日就頹壞新安范公守郡時嘗一修葺之今又漸圮驛傳姜公首檄郡縣爲工且謂予忝邦牧是有興廢舉墜之責予亦毎過其祠輒低徊久之不能去乃發諸府藏贖錢非公賦急若召工庀材徵加宏麗正其傾敧齊其榱桷領之發之施粉繪焉役旣告竣勒石以紀歲月鳴呼若陳仲舉之清裁范武子之禮樂與公之事功在斯土也名與天壞同敞者也祠之後儉祀之與廢豈足爲輕重乎是爲記

雎陽廟在新建吳城鎮唐時建明洪武初敕封忠烈靈祠令呼令公廟志謝

明山廟在南昌鍾陵鄉神姓白兄弟三人宗顏宗說宗向以孝弟著沒而爲神唐光化中建廟宋初賜額並祀邑人李忠萬叔敬於廡志謝

三徐祠在新建洪崖鄉祀南唐衞尉徐延休及其子敞

騎常侍鉉內史舍人鍇因徐氏先隴所在而祀之謝志一

白馬廟祀晉許遜部將際眞護法白馬忠懿王董晉一在高橋一在府學左一在中大街乃洗馬池故址一在洪恩橋東謝志　府志　縣志

濂溪祠在府學右宋隆興閒建謝志

朱子記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幸教吾邦之人以識其意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未學所能知抑不敢謂無共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鳥得而不爲之言蓋嘗竊取先生之學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

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發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駁雜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有大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歟契於必而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轄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並書是語以復焉黃君苟以爲不恃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晉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有小補云爾

三先生祠在城內祀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宋知隆興府吳子良建謝志 吳子良記聖天子臨雍進周程朱張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

子所與反覆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以其道鳴東南之士不敢役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陵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擬府事念莫先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巳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謂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必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平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隘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維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已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巳且夫道有體有用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爲知而必若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爲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个遠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賓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爲剛詩定書討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疏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必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爲賢心之精神爲聖知二知十爲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

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執爲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顏會思孟合顏會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傳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爲三先生設也

三李祠在睡仙觀側祀宋殿中丞李寅及其子侍郎李虛已洗馬李虛舟元末燬謝志

蘇公祠在百花洲祀宋隱士蘇雲卿明正統間巡按御史張謙建胡儼記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可以爲功不能立於是遯迹山林棲桑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代史策有獨行有隱遯等傳當時史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修節義道雖未宏志不可矜縱無濟時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儒夫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覩苟得之徒俛首低徊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者良有以夫公字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爲友宋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遯迹豫章

結庵於東湖之小洲種蔬織屨爲業垂二十年其離羣獨居泯其形迹蓋有慕徐孺子之風於千載之上者乎中興國史以雲卿爲隱逸第一人豈徒然也人謂徐孺子爲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雲卿爲東湖之孺子易稱遯世无悶詩詠考槃之歌雲卿之謂乎彼抗舊不頤果於忘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江西嘗閱郡志見雲卿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礪俗乃告蕭憲帥閫諸公謀立祠宇湖洲之故址於是邑中尚禮之士伍伯遜秦本武李復初秦文伯萬邦奇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景良九人者閒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始事於正統壬戌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七月八牖虛明而中爲肖像煥然翼然於湖雲煙水之閒遠近瞻望莫不起敬仰益之景行先賢可謂發潛德之幽光而雲卿之清風高致則亦與孺子之祠垂諸後世同一不朽云

後祠廢存亭

國朝乾隆四十五年巡撫郝碩於洲之東築隄以通蘇圃改亭爲祠同治六年重修 謝志 府志

江丞相祠在新建儒學左祀宋丞相江萬里久廢 謝志

萬都官廟在南昌安仁鄉祀宋都官萬僎 謝志

大忠祠一在五桂坊祀宋岳飛文天祥謝枋得舊在四道後街久廢

國朝乾隆十五年布政使彭家屏移祀於此一在府治西北祀元末闔門死難俠列篪一家十人府志

同公祠在今南昌協副將署前祀元末廉訪使經歷同同與陳友諒兵戰死於此原有祠廢乾隆十五年布政使彭家屏復立南昌縣志

忠臣廟在南昌五桂坊之西明洪武初敕建祀後翼統軍元帥趙德勝右副指揮使劉齊左翼元帥牛海龍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統軍元帥許珪右翼元帥同知朱潛千戶張子明臨江府同知趙天麟百戶徐明士伍張德山夏茂成洪都知府葉琛行省都事萬

思誠凡十四人

胡儼記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際風
雲之會戡定禍亂措天下於久安至於
臨危赴急奮威敵愾蹈白刃如卿甘寢殺身以成仁嬰
城而固守者非有英雄之資秉豪傑之志烏能若是之
烈哉此豫章忠臣功顯嵩時名垂後世廟食無窮炳炳
熯熯與國咸休有非行陳之間積功累動之可比矣朔
元政不綱羣英並起我太祖高皇帝握乾符而與淮何
一時龍虎鷹揚之士雲合景從翦除羣盜救民於水火
之中遂建都金陵時偽漢陳友諒率水軍乘風一夕奄
至江西元司徒道董平章火你赤皆遁去城遂陷友諒
以偽丞相胡廷美守之辛丑秋王師至九江將壓境廷
美俘遂遣人詣軍門納款明年春王師至江西命參政
鄧愈留守未幾廷美禪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金陵衛
命右丞徐達自屯口還師討平之於是以朱文正為大
都督統諸將鎮守文正者太祖之從子也友諒聞之乃
悉衆以巨艦攻圍城自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正
命諸將分城拒守友諒屢攻不克時則有若平章趙德
勝者晝夜巡城為流矢中左臨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
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三人者領兵取吉
安友諒軍至掠城齊等力戰俱發於陣左翼元帥副使
牛海龍友諒攻城急海龍突圍出戰亦中矢死樞密判
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以圍急李出戰被掠殖
敵中趙引軍燒賊艦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府知府棄
琛臨江府同知趙天蟒江西行省都事萬思誠康祝之

變琛思誠迎戰死於市天戲守臨江友諒軍攻臨江城破天麟死之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阱數臨城誘戰明乘辭歸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壁阱中賊鈞取去誘之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戈爲開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城被執友諒强援以萬戶令其徇城給眾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望城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槊刺之死城下又若張德山夏茂成二人者皆軍士性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覺遂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中飛殘而死凡十四人其事大略如此及友諒滅上念請將忠義命有司立廟城中歲時祀之贈德勝梁國公齊國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珪高陽郡侯彭旺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干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其諾詞曰身雖被執稽盡忠言死不易志古令所難所以崇德報功也獨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一時或遺邪令都指揮同知湯節每與同列行事祠下概然欲表章之俾有閽於世屬記於余嘗淵諸長老日昔王師之璧友諒順天應人無不一當百鄱湖之戰過於赤壁戮鯨鯢而殄豺虎如摧枯拉朽散亡之卒投戈請命此固神讀廟略之有定然亦豫章之守有以老其師捷其銳遂至摧敗零落而不可支吾也又嘗預聞閩史頗知其事故不辭而記之

謹案正德中巡按唐龍據儀此

記請贈萬思誠官以昭忠義　國朝姜曾書疏後云洪武十年丁巳遣行人李子南諭祭諭忠臣其文有曰爾思誠可加贈朝列大夫騎都尉仍舊封龍泉縣子諱忠節胡頤菴未見此文遂疑其缺而唐龍據此人奏不知當時禮官有據舊文駁斥者否或亦如龍之不考實因請加封否胡氏一言之差遂貽百世之誤幸陳士業江城名蹟記詳載其文也

宏治間重修

張元禎記自古無有以南取北亦無有未向北而先取南有之自吾聖祖始方其得江西也僞漢來爭時則潘屏臣屬十有四人劢心死守無何鄱湖奏凱僞主奔殖江西定矣繼是薙楚獨吳嶺背海翼寮不震鍛乞命南方定矣因而天戈北指三齊迎刃孤燕破竹不四三載北方又定天下不容不混一矣聖祖念王業之興寶南方是基南方之基寶江西是重而江西之屹屹克守以成鄱湖椅角之勢又實十有四人是粗焉乃詔有司記功作祀封公者一侯者七伯二男一餘三人各仍其官立廟時祭報功無窮於禮爲宜廟在南昌郡學之南創於洪武追封之始宜德中重葺之天順成化間又繼葺之多歷年所雨淫日暴歷蒸蠹蝕幾於不支非更新之無以稱朝廷肇祀之意宏治戊午南昌郡丞張侯汝舟顧瞻慨嘆乃匾畫百費聚財庀工一不以傾民曾未幾時廟貌嚴肅堂陛尊嚴重門既啟夾廡如與文儀武威凜凜一堂之上勃然猶有生氣其宏規偉觀甲於一郡十有四公之忠魂既妥有司歲時之享祀亦虔矣侯嘗毀

淫祀鞭妖鬼投之烈火又嘗修徐高士墓溫太眞祠以表一清一忠之節今於茲廟復惓惓致意焉爲政能關邪崇正知所先務事多類是十四人者曰趙德勝曰劉齊曰牛海龍曰李繼先塑像居中曰趙國旺曰許珠曰朱潛曰張子明曰趙天麟曰徐明曰張德山曰夏茂成曰葉琛曰萬思誠塑列左右其爵秩功烈具見舊碑侯蘇州崑山人在職九載剛正廉明始終一致上下信服五被褒旌三薦郡守今將奏績明廷茂膺峻擢云萬歷中知府范淶重修今廢 謝志

潛峯朱先生祠在南昌縣明洪武閒其子善建祀 謝志

瓊記一氣既裂而有交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爲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泊邵子張子繼與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盡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閉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爲表裏而辨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爲多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西銘有注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齋先生因爲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鄜樂

器乾稱猶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君闕南昌灊峯朱先生者深求彌子內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發齋所注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闢而未出洪武七年秋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學掾撥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灊峯行實始末示余復求記其灊峯之祠焉撥灊峯爲祠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淵次碧泉月淵而洞雲最少雪淵以文章顯於時洞雲與之齊名灊峯又純正而宏博其著述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賞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灊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淵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逮世降俗偷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予會一心於古今則宏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爲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綱類而長之吾固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蘊矣若灊峯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理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淵洞雲允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謝忠愍祠在新建十二都祀明邑人謝得仁謝志

大陽廟在新建洪崖鄉謝志

大節祠在省城躍龍橋南明萬歷四年敕建祀建文壬午死事諸臣黃子澄練子甯胡閏劉端王高王艮王省周是修曾鳳韶鄒瑾魏冕彭與明蔡運顏伯瑋顏有爲凡十五人謝志

萬恭記余往借鄭司寇談靖難死事諸臣爲之涕泗沾襟彼其時諸臣氣貫白虹名與天壤俱敝可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泯姓氏故不見嘉靖中句谷梵宮棟撓木竄藏靖難死事者得齊公泰而下百有十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論顧撫拾於去籍之餘表見又不著其藏撓棟中者又不與余益涕泗沾巾云萬歷天子新卽位制曰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其仰尊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專祀於其鄉一時臣工嚴於將命皇皇爲爲設木主假同仁祠雜列靖脣潸功臣中既賡亂而不經復遷合同館蓋酒肆相揉結也又闡闡而不謀萬歷四年夏清戎御史姑蘇侯公堯封大耀表揚弗稱節義不暢上之不能報上意下之非所以慰忠魂勵臣節乃捐所贖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下其議於南昌大府周公艮臣少府顧公其志南出理常公居敬卜豫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復請於大中丞

楊公成潘公季馴皆報曰善再請於御史張公簡又報曰善遂擇地於高士坊北掖南昌新建之贊宮而東尚豫章先賢之名祠東西二湖匯於右撫贛二河流於左洵可以潔肇忠之肝瞻而濯之脈暘矣祠經始於四年之九月落成於五年之七月據震而臨兌基南北若千丈東西若干丈寢三檻堂三檻左右廡各四檻堂列肇忠木主祀逑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練公子甯大理寺少卿鄒陽胡公閏大理寺丞萬安彭公與明凡四人坐黨死者大理寺丞南昌劉公端刑科給事中署大理南昌王公高凡二人自盡死者衡府紀繕泰和周公是修沛縣知縣廬陵顏公伯瑋予顏公有爲大理寺丞永豐鄒公璀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艮監察御史永豐魏公冕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王公省凡八人守城死者賓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之得十有五人事在革除志中司馬氏曰余讀革除諸紀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夫高皇以神武定海內改制度易服邑可軼駕百王軌度萬世即子臣百世直罔敢佚墜彼柄臣肇龍將哀痛未追也乃盡取高皇之制度而更張之若漢之代奉甚者徙三法司於太平門之內易侍郎爲侍中都察院爲御史臺又謂之中都御史此豈闕理亂邪忍心哉悖高皇也安所逸死獨令肇忠膏白刃九族爲殃悲夫然論世於當世可以無夷齊不可無尚父論世於薦世可以無尚父不可無夷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祠意固有在於斯

平

旌忠祠在進賢門內明嘉靖中敕建祀巡撫都御史贈
禮部尚書孫燧副使贈左副都御史許逵以副使贈按
察使周憲配復增祀贈太常少卿前參議黃宏贈光祿
少卿前主事馬思聰以贈光祿卿胡以方祔享謝志謝遷記

旌忠祠者有司奉上命以祀死忠之臣也正德己卯夏
六月十有四日甯藩逆賊宸濠反假宴會集撫按藩臬
暨諸司於庭環列兵刃首呼巡撫都御史餘姚孫公燧
詐稱銜旨令起兵脅使從逆公正色抗詞折之請見密
旨濠語塞公復矢以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義吹問巡
按副使許始許公逵惑亦殺然曰惟有赤心耳豈從反乎
濠怒令兵校曳出惑民門戕之二公駡不絕口延顯受
刃時方盛陽日慘然無光忽有黑雲蔽其屍竟日父老
奔走飲泣爲殮於僧含朝夕哀之濠見黑雲之異亦饕
怖遣人爲市棺而棺已具諸民矣蓋逆賊之甚畏謀爲
日已久孫公窺見其萌凡所以預爲之防者屏不用且
至濠務股剃下以結權倖民不聊生公志在恤民毋哉
抑之勁拂其意許公亦同志濠故知其必不可詘也肯
肆毒且用以威衆民亦以是哀感之深也既而巡撫尚

贛都御史王公守仁起義兵討賊濠敗遂伏誅恭遇皇上嗣承大統詔禮官議褒卹而巡按御史唐龍復疏請廟祀二公奉賜祭葬有加各錄廕其子且命立祠饗祀南昌城中舊有土神廟一區父老撤去土神位奉二公祀之號曰全大節祠以時謁禱及奉朝命有司遂修祀事於茲而規隘弗稱逮撫都御史陳公琳嘗檄布政使陳策蔣曙按察使胥大有謀改作事未就緒各遷代以去都御史盛公應期繼至巡撫夙重風教惓茲祀典宜陸乃撤布政使王盡嚴縱參政徐讚林庭裯焉別參議陸濤陳墀戮吾弟迪備按察使丁沂副使周廣諸度之僉謂貢院昔址面俯東湖明爽宏邃足以要英靈而起瞻仰以復於盛公可其議乃委南昌府同知劉守愚率縣丞彭辯董其役繇始於嘉靖癸未秋九月迄甲申春二月而落成先是正德壬申瑞州華林寇猖獗按察副使安陸周公憲督兵追勦身先士卒父子俱殞於賊事聞已蒙贈憲按察使謚節愍而未與祀與盛公疏請於朝下禮官議合以死勤事之義特允配享旌忠祠綸音遠降適新祠考成乃奉孫許二公並位南向而以周公配享於左於時布政使陳洪謨始至率僚屬祇薦歲事廟貌崇嚴山川改觀忠魂義魄儼若著存式慰邦人瞻仰之情祠五間前爲饗堂又前爲中門爲外門各殺其二廂廡庖湢及諸供祀之所以間計者凡二十緣以周垣深以丈計者四十有八廣以丈計者二十有七既完既固瞰湖暨綽楔石爲之匾曰旌忠遵聖訓也凡木石

工役之費皆出自官帑於民無秋毫之擾經畫調度纖
悉畢舉皆盛公所指援也以是盛公暨布政陳公遣使
致書屬余紀其成吾弟亦以書來促此固區區之所欽
美而樂道者何敢以衰髦辭嗟夫爲子死孝爲臣死忠
天地之大義也義當死則舍生而取義降衷秉彝人孰
無之聖賢立教垂訓昭如日星章縫之士亦且素講而
飫聞之矣然非見之眞信之篤守之固而能不迷眩於
臨難之頃者幾希若三君子者捐軀殉國曰刃如飴精
忠大節祀昔顏袁二公之在常山張許二公之在睢陽
無異世而同符非其胸中確然素定能如是乎眞可謂
無忝所生不負所學者矣彼蟆然屈軀伏苟一時之生者
能無愧於心邪江西舊有康山廟祀三十六人豫章廟
祀十四人皆開國死忠之臣也仰惟我聖祖再造區夏
振綱常於倫斁之餘故當時同德不二心之臣雲合景
從其盛有如此者不數十年來列聖相承仁涵義育內
外安仗節死義之士無所於見往歲遂豎竊柄摧挫
善類予懼夫士氣之沮喪也每竊發之今適遇事變而
二三君子挺然維作光昭前烈所謂歲寒知松栢疾風
知勁草信不誣矣天地之正氣祖宗之遺澤不於是在
乎此又深爲世道慶也嗚呼旌忠之祠與前二廟列峙
刑域輝映千古以風勵於天下豈直一邦之偉微一時
之美談而巳哉　附賡龍乞表異忠義官員疏竊照正
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是日鎮守撫按
及公差部屬併都布按三司各官進府謝酒宸濠羅列

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御史孫燧脇令隨往南京
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司副使
許逵逵反覆明其不可終殺然日惟有赤心耳豈從反
平宸濠遂喝官校將孫燧許逵曳出俱斬於市隨將其
餘各官拘執鎮禁於獄內時公差南京戶部主事馬思
聰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縱有布政司參議黃宏亦
死夫孫燧許逵守正秉節挺刃而死雖古之忠臣亦不
適此馬思聰黃宏雖暫就執尋卽捐生道無等於人臣
志終自於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焉傳曰無仁賢則
國空慮使當時皆如各官安危就縛屬身苟全而無四
臣挺然於其聞則何以為國家也哉先是賊中有廟一
所近該南新二縣父老將士偶擬去塑立孫燧許逵二
像併立馬思聰黃宏木主置於其中私號全大節祠歲
特朔望相率詞禱尤見四臣忠義之在人心者如此其
深也但事出於下而不出於上遣烈雖存明典尚缺如
蒙乞敕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逵俱賜諡贈官各廕一子
世襲馬思聰黃宏亦量為贈官仍襲馬思聰一子入監
行令布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孫燧許逵馬思
聰黃宏並祠於中孫燧許逵位次在上馬思聰在左黃
宏在右之下照依敕賜祠額及行令本司查援無主官
田五十畝行南昌府收祖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
臣忠者勸不忠者戒抑見我闕家有臣如此且傳萬世
之下指此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
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惡罪益彰矣

仁政祠在南昌府學右青雲樓舊址祀明巡撫都御史
謝志　明萬恭記嘉靖中少師華亭徐公承上
劉光濟意旨曰失老良苦賦役法州縣吏若治尋緜益
理益亂我父老不得休息宜莫若一條鞭法使上之吏
耳日可勿途下之民易以術守與我共此者其良撫臣
乎德意甚優遲父老延額法意之成顧蔣海莫有應者
隆慶二年春徐公顧江陰劉公郎煩以大江之西為上
試之劉公曰諾入其藩下至吏議所以行鞭法者何日
莫肯行豪右不欲也府史背徒皆不欲也乃劉公意銳
甚詣余言曰條鞭良法與父老休息盡格不得行奈何
余請言狀公口督儲云吾治賦上供歲多逋若之何役
能征役緡錢逋不已甚乎吏議不便余日誠不便哉折
征之可乎令里甲俳征者督賦儲道主之而當歲者督
役錢州若縣主之劉公曰善舊法官倉庫悉令當民與
岢司出納民大弗支往棗市不齊也令令伺缺掾代之
掾大恤有自經者吏議不便余曰誠不便哉嘆州之可
乎掾悉歲役而給之值民悉罷役而而之緡錢官待掾
以效勞者例而速貸之缺掾郎歸市可查也劉公曰善
顧賦役輸官者甚鉅猾吏弊文籍不而稽則官病豪右
輸後期且弗滿數勢不得不迫弱者之貸豪右者則民
病吏議不便余曰誠不便哉莫若為於格冊列共丁稅
之全數於上端而損其賦役之輸數於下方里胥執冊
而征之有司者郎按其冊而比之掾莫上下其手官派

民之通完在目中也劉公曰善乃集羣吏大議鞭法召
撫州同知包君大權南昌府理張君守約吉安府理鄭
君恭饒州府理孫君濟遺新建令王君以修廬陵令俞
君一貫臨川令蔣君夢龍鎮棘浣而技計之包甘總其
事上二十四議於大中丞大中丞駁二十四議下六君
者且合包君日報一章耳文學胡諟者胡少保之從子
也善計慮且習賦役事余言之劉公令日從包君議謀
一獲郎入告大中丞大中丞日計所報章可否批答焉
復上則悉縣佈諸督院之壁公旦日仰而讀俯而思三
月乃定南昌新建二邑條鞭法而公髭鬢加白矣余白
公曰太苦矣爲爻老而捽共身夫西伯之化始於二南
令年始以二縣試明年始偏七十餘邑者何如公乃下
令曰江南不苦賦而苦役役賦悉若故無有改易唯役民
悉輸錢於官官盡僱役於民民郎老死勿自役於官勿
入市廛郎民一錢亦得自輸於宦孤且揆者儒無力者
附其錢於里胥曰帶輸約之爲四差銀輸宦者南昌二
萬三千兩有奇新建一萬二千兩有奇身一丁徵一錢
五分有奇稅一石徵一錢八分有奇亡親役之皆亡議
產之虞亡愁嘆之聲亡賄賂侵漁之患爻老悉去湯火
明年鞭法大定而南昌太守丁君應璧適至擴臂以風
七十邑者又明年七十邑較若盡一矣余賀大中丞大
中丞日未也此所以安野人也我圖所以安邑人者復
創坊甲條鞭其法一如里甲法盡輸錢盡僱役也邑人
曰二百載不聊生矣令活我活我乃扶老攜幼入謝劉

公者以萬計大中丞曰未也我圖所以安遠人者復創禁約鋪行法乃火牌裂籍官與民平市也賈人曰二百載不帖席矣令生我生我公撫江右父老安父老慄公去江右而鞭法解散裘之蒲伏闕下疏留之上念父老留三年乃召大司農去櫃日旋倪數萬遮公號泣而從之公爲歙獻父老思弗置則肖像而尸祝之擇青雲樓而居之博士弟子思公弗遺則樂纍於樓中而誦法之民有疾苦弃而禱之無弗應者朔望必祝公生辰必祝第顆大中丞上壽上公且多男子也繼公者常熟徐公太倉淩公吳縣楊公悉唯劉公鞭法守而勿失父老加甯一矣青雲祠居府學宮牆西偏後爲樓五楹中爲廳三楹前爲門一楹旁爲四廂各三楹皆繚以石垣額曰仁政祠司馬氏曰古稱施仁政於民之效士願立朝農願耕野商願藏市旅願出塗信然劉公愛民哉施仁政而不顧於瘁其躬徐公淩公楊公愛民哉施仁政而不嫌於仍其官余悉表而出之以告人心且以諗夫後之觀政者

懷忠祠在惠民門內祀明孫忠烈燧許忠節逵其地即二公赴義之所謝志

王文成公祠在磨子巷北祀明新建伯王守仁舊在射

圖亭大忠祠右明嘉靖間學使徐階建吴桂芳王文成祠碑陽明先生

王文成公以正德己卯來平我南昌逆濠之變南昌之民賴先生義師得脫水火卽衽席思所以俎豆先生以報祀功德於無數者億萬人一心也顧先生道大望尊功成疏爵身殁之後忌者稍起郡民蓋貿質焉嘉靖己亥前少師華亭存齋徐公覘學江右始徇士民之請卽射圃舊址肖先生像祠之丙辰前司徒晉江可泉祭公來撫我邦議捐贖金葺之乙丑徐公復捐賜金再葺之自是南昌父老始得歲時伏臘拜瞻祠下欲獻低徊久之而後去二公復卽祠之左右建號舍若干檻集郡諸生儁者讀書講學其中祠彬彬稱盛矣隆慶改元穆宗皇帝修舉先廟佚政時華亭徐公方柄國天子允諸廷臣之議詔復先生新建伯世其爵遣官諭祭造葬暘謚文成蓋先生應得彝典茲爲始備時南昌之民相與舉手加額稱明聖云今年春侍御巡察雲門任公澄清之暇覩先生廟宇恢宏而祠領未稱爰謀於撫臺鳳竹徐公機太守雲舉周公豎坊其前扁以令謚更機大守議所未備者屬邦人記之太守議曰先生之祠記之者既再矣顧皆陳迹先生學術之大端而未及先生巖定之偉績夫江漢告成吉甫作誦淮蔡既乂昌黎述碑先生平逆濠之難社稷之功也祀之宜也其功在南昌則南昌之專祀之又宜也祠先生以崇德抑以報功記先生之祠者可獨廢哉請以屬司馬氏司馬氏曰余鄙歡時

閩郡長者言正德已卯六月之變甚詳蓋是時豫章之
民每飯不忘王公也大烈哉仁人哉其功其德無競已
顧距今垂六十年未有記其事者豈非郡中之關典歟
鳳竹雲門二公之政舉其大太守周公之議協於中其
賢夫其賢夫余以所聞於郡父老者著篇俾郡子弟鑒
祠中諸生於俎豆先生時聲歌之其辭曰昔在中葉武
皇震業內蠢外訌根盤株結纛究攸乘以芽以蘖蠢茲
甯濠王我大邦德否志修睥睨匪常招逋納叛逆謀用
張帝念親藩削其護銜爰遣近臣往詰其罪逆濠聞之
反形斯纔狀我撫使及於憲臣天地以豁日星爲昏賊
旗紛指虐焰如焚遂破南康以從九江舳艦綿縛其鋒
莫當遠近大蹀望風迎降桓桓王公開府於贛有詔赴
閩撫處軍叛既次勦江倉卒闔變扁舟宵遡駐繫吉安
府符遄發回徵材官灑涕臨戎不共戴天義師之興有
嚴有翼亦有古守同心戮力旣於列郡奉期咸集公有
勁卒日維新民感公神武赴義如奔曾不逾旬亦集轅
門兵既萃止我武維揚元我萬艘以先敢行公日咨汝
文武將吏賊帆旣遠予追曷企維是南昌賊巢在焉我
往克之賊必內奉歸而禽之易若燎原將吏日都茲爲
勝算先聲奪人賊將焉籛旌幟敝江土志競勦豫章之
野其墈言言虢之宗盟城守甚堅公親誓師一鼓應弦
公亟下令叛者獨夫若軍若姍皆我髮膚有妄殺者立
抵厥辜城下之日市不改肆老稚胥慶壺槳筆食於時
逆濠盛兵在睆攻其外郭晝夜靡綏我捷旣闓賊喪厥

魄迺解皖劉星言返國歸次黄溪我師逆之賊鋒甚銳
我氣小摧公再誓師戮後北者凡厥效尤必殺無赦時
維盛秋西風方颺公曰時哉火攻爲上乃集輕舟乃葬
乃膏揭帆順流直搗賊艤濠急揮金躬援督戰火燎其
舟賊是潰亂大兵乘之遂執渠魁或俘或馘餘孽盡夷
凱聲雷動歡徽九衛父老有言我爲賊穴匪公來疾賊
且反檄虎而負嵎厥未易驅將衍吾眾以抗王師哀此
無罪匪居則誅公之德矣何以忘之父老再言濠逆始
傳武皇赫怒親征而南匪公禽孫萬乘來猶我宸我家
執保相守公之德矣如山如阜父老又言公既平逆巨
璫貪天拒公奏績矯詔提兵來入公壁公也御之不吐
不茹經攘逆運役瑜誠輸莫敢我噬亦莫敢我漁公心
獨苦公民晏如公之德矣曷其毀諸維公德懋維公功
巍肅皇錫爵恭皇世之金章鐵券與國咸熙爵以酬功
祠以寄思成我思者華亭少師葺之廟之少師司徒且
葺且坊兩臺之烈伐石記功守議之協司馬作碑以告
來哲後與大忠祠俱廢

國朝康熙六十年巡撫王企靖復建於此道光三年巡撫
程含章重修謝志檔案

懷仁祠在章江門外石亭寺左祀明巡撫周如斗謝志

褒德祠在南浦驛祀明巡撫夏良心萬歷中建奏請賜
額謝志
豫章先賢祠在鐘鼓樓右即崇儒書院故址明萬歷間
學使沈九疇改建先後舉祀澹臺滅明徐穉羅從彥胡
儼張元禎舒芬魏良弼萬廷言萬思謙鄧以讚李材等
共十有一人新建張位倡爲會講之所額曰豫章會館
謝志
豫章三賢祠在射圃亭祀南昌熊浹進賢舒芬新建魏
良弼萬歷三十四年參政姜士昌行府廳三縣創建今
廢府志 明張位記三賢祠所祀者熊恭肅公浹舒文
節公芬魏太常公良弼也三公登第立朝不相遠俱
以峭直剛介自樹乃風猷節槪卓然一時人家豫章士
難不盡三賢此其氣味似也豫章先賢舊有祠然合前
代列祀非專祀也萬歷甲辰丹陽姜使君仲文自其起
家江右參藩先後署掌學政下車以來惓惓持法紀崇

風教衰章節義訪問遠佚一日過新建鄧文潔公祠閣風欸蔡乃詢於文學博士搢紳先生曰豫章理學道義之鄉其專祠朝獨文潔也與哉余懷先宗伯公在朝舉海內末蒙謚典者首舒公遂得請謚文節遡其品行豈特一鄉之士恭肅熊太宰立朝居鄉剛正不滓若太常魏公其理學直諫奚異舒公三子者不同道共趨一也專祠合祀明碑閩典詢所宜也由是下有司議之維是郡守處公邑僕朋公陳舒欣然贊助遂卜地爲堂三檣兩廉前門綠以朋須術傒設奠永奉春秋俎豆閩鄉癸老于弟駿奔嚮仰歎本肯有或日舒魏二公理學直諫同矣蔡肅雖賢素來談學是可合而祀諸使君曰爲爲其不可此正不佼維風意也夫理學何哉爲其有用也功業何哉爲其有本也世峻於二而天下始不信學且不直其爲功教斯攜矣教攜而世道減裂闕緊豈淺淺哉由是究名理者高談性命富蓍述乃出而應世率多迂行闕步罔所舒至其檢押準繩或多崙越是說鈴也抗氣簡者抱激烈若日鼎鑠幸以賚聲名於天下巳乃貿氣依絓鄉驚世爲人所不敢爲悍無顧忌是象虎也二君于一於是乎迹其清風高節足以廉稹而立擩考其碓樹績足以援弱而扶積歸其語交章足以垂世而俗何學非行何行非學哉其言言不副實終不逮初齊淵矣合祀之舉實以維風而起敝也人皆題其言君先宗伯公風采卓冠三朝家學淵源先後輝瞅君數歷中外正色和衷溫潤而栗有所不

可輒拂衣高蹈前是歸臥茅山者十餘年强而後起出也有爲處也不苟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位辱使君平生之知樂觀盛舉特爲記其事而述其大旨以垂示來禩云

督學名臣祠在南昌校士公署後堂明萬歷閒署提學參政姜士昌舉祀江西學使者黃仲昭蘇葵邵寶蔡清李夢陽徐一鳴徐階江以東王宗沐朱廷益後三十七年學使蔡增譽復舉祀王珏陳瑤李齡夏寅潘子秀邵銳張捐凡十七人謝志 原按前志所列名宦皆明萬歷四十年以前學使其中不無濫附而後之黃汝亨魏公說蔡懋德侯峒曾並著文章節義應增入祀典

崆峒祠在南昌錢局前祀明學使李夢陽謝志

陸中丞祠在章江門內祀明巡撫陸萬垓謝志

陸方伯祠在章江門內明萬歷閒建祀左布政陸長庚國朝康熙閒曾孫閣學陸棻修爲人侵奪四世孫奎勳復

重建謝志

文德祠在東湖上祀明章潢謝志

鄧文潔祠在東湖南祀明吏部侍郎鄧以讚謝志

李見羅先生祠在東湖關帝廟旁祀豐城李材建自明

天啟元年

國朝乾隆三十六年重建湖茫李氏裔累次修葺府志

理學名賢祠在進賢門內祀澹臺滅明范甯韓愈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程珦羅從彥朱子張栻陸九韶陸九齡陸九淵黃幹李燔張洽黃灝蔡元思眞德秀陳澔饒魯吳澄胡儼吳與弼胡居仁王守仁蔡清羅欽順邵寶張元禎羅倫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羅汝芳舒芬胡直胡敬方鄧以讚魏良弼萬思謙李材王時槐萬廷言鄧

元錫章潢鄒元標凡四十七人舊爲先賢祠祀宋羅從彥等十二先生復增祀歐陽德等改爲二十四賢祠迨康熙二十九年巡撫宋犖增祀澹臺子羽等二十三人始改今額

張衍瑗記孟子謂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各如其量以相友推之祀典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用此道也孔子者其萬古天下之善士乎合數十郡邑而爲省會國之尤大者郡邑各有名賢之祠而全省獨無有有之自江西理學名賢祠始商邱漫堂宋公巡撫江右詢謀所屬之士大夫確議條對於是合祠所謂五賢三先生二十四先生大忠大節同仁諸祠存者仍其舊廣者蒐而出之更擇其尤以爲理學忠節兩名賢祠忠節祠別在順化門其進賢門內遂西之祠爲本主四十有七以澹臺子爲之主祀者則理學祠也理學之盛衰天時地氣爲之轉移而人事主持乎其際自孔孟出而鄉爵之文學海內宗焉有文儒足柄者客之其名以名之若漢唐之關中晉朱之江左帝王正朔借所在而人物衣冠聚處於斯事無足巽若齊梁則彼額多侯才南宋則浙閩盛文事載諸史秉獨宋之盛也人才举於雖陽有二程司爲道德魁儒爲之領祠故其時士告宗經術崇古學非他朝可比則江右爲極盛亦出宋張三陛諸名賢應相講學於其地繼之以陽明之門下

叢出而景從有輿之爭者角立門戶亦愈適形其盛商邸公所論定祠中諸賢官於其地者十二人以友教遊學至者二人生於其地者則三十二人盛於此極矣或謂天下嵩世之師止一孔子齋臺子既從祀矣其獨為主祀也何居曰為豫章故也釋奠之禮凡有國各自祭其先師謂之國學故虞有伯夷后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炎之言子西河之卜子生於其地者也謙韋之齋臺子友教而至者也地以人重也吳西河之言子卜子皆專祠豫之濂臺子亦既專祠矣復主祇於理學四十六賢之祠祠翁以人重也自尊德性道問學之遂分朱陸之轍立谷是其師說不能相入道一編晚年論定之說欲濂發源金谿而一之而為學蘇辨者又復詆而排之若將懋逸劉黨攻人之兵剡黨自守之兵低昂強弱似未可同日語然江右為陽明開講之地其徒倍繁於朱學康齋敬齋黎巷誠為當代所宗而念巷謙之南對水郵其風節未始不矯然於朝野必宗朱而斥陸西江理學之祠可不立矣元史傳儒林於道學之後謂金谿之派其學偽也其道悖也然而其人則固儒也記曰仁之為器真為道遠而取數多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故籍謂于璧不傳之秘并營道郡縣諸極希聖不能績其傳而陽明教人以篤行亦非置學問思滸於不亦就祠中服宮江石諸賢范武子之解穀梁宗胡氏傳者多弗之取而楚泉如昌黎朱子猶以為未離文章之學部二泉日纇為貞士夫不欲為假道學此商邱祠理學名賢之

指也事在康熙庚午閏三十年歲庚子尚瑗應白中丞命掌教其地月朔望必偕諸生謁祠下仰諸賢之芳軌幸高山景行之在望輒抒臆見而爲之記其於理學之論之合與否未敢必也

乾隆八年巡撫陳宏謀又增祀程顥程頤熊直聶豹共五十一人併撥祀田以充春秋祭祀謝志府志

忠節名賢祠在洪恩橋舊爲同仁祠祀孫燧許逵王守仁胡世甯伍文定唐龍六人明丁此呂記略豫章環十里爲東湖湖之上廟學在焉南曰徐亭北曰蘇圃南北兩涯之閒爲同仁祠嘉靖時肅皇帝修己卯功詔江西祀孫許旌忠祠而王公亦肯像有祀未幾合祀於同仁祠同仁者志其心也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昔商之三臣有去者有奴者有死者而孔子並歸之仁孟子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夫以孫許之抗節王伍之平難卽三尺豎子亦知其與日月爭光宇宙爲烈矣顧初作難時濠驚皆能生殺人爾之者若以石投水揄没已耳又天子之謗親也孰肯以身發大難之端者而禍亂旣平猶捷未起則撫綏安輯人臣之功伐斷焉蓋仁人心也此心生生不息與天地始與天地終其爲物不貳夫是之謂大同

康熙二十九年巡撫宋犖改

祀陶潛狄仁傑張九齡顏眞卿李綱張叔夜楊邦乂胡銓洪皓歐陽珣岳飛文天祥謝枋得江萬里黃子澄練子甯胡閏周德顏瓌王省王艮曾鳳韶鄒瑾魏冕李時勉劉球于謙孫燧許逵胡世甯王守仁伍文定唐龍周憲黃宏馬思聰宋以方熊浹韓雍林俊蔡懋德李邦華吳甘來凡四十三人爲置祠田

宋犖記

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大其節也德修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因人參於天地而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結也天地不敝而天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況產於其鄉宦於其地生有功德於斯人而沒無所式憑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而感感而奮頑懦之振於闕風較同時之耳擬倍深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後世不知此義率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二氏諂於非鬼淫邪不經此創造徧於都邑醮壇男女非禮之報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而

祀風隤則過而弗問焉毋亦不知其所繫之大乎余撫江右將期月紀綱麤定百弊漸除民俗蒸蒸有治象焉簿領之暇謁澹臺祠拜徐孺子墓而復其清風之堂按志訪所謂大忠大節諸祠皆已蕩於燹燐有求其殘碑敗址而不得者嗚呼賢人君子之靈爽何所託而國之化其何所勸以施乎欲一一踵其舊而復之力弗能給不得已合諸祠而祀之以世代之遠近爲敘兼採輿論取志中姓名最著次入焉蓋以諸君子之德之功之節或不同而爲天地之正氣所結則一結則聚聚則親親則秋嘗春祠於一堂或亦諸君子之所欣然也夫德誰不克修功誰不克建節誰不克立惟兢一身於土芥慕棄而不知所嚮往焉斯無如何耳試觀於諸君子之所爲而萬古不泯則居有所養用有所行變不易守常不辱生七尺之軀亦儼然與天地同久大也此邦之人心風俗安必不由此以振而復往者名德事功氣節之盛乎惟願後之君子永成余志勿復如夙昔之廢而不舉焉是所望也已

附萬任上宋中丞書

恭惟執事以崇起教化扶正人心爲制治之本蒐閱郡乘慨念舊額祠祀有裨風化者悉經兵燬未能徧復檄所屬詳加確議創爲理學忠節名賢兩祠置主合祀人爲傳贊并勒修復始末曰豫章祀紀其於羽翼道統扶植人紀襄政教而風千秋直不朽之盛事如公所序言者矣而任讀公所賜祀紀竊有不能無疑者所有大節祠原祀黃綠諸公十五人事核於百年之久詔舉於萬曆之初祠非私

建名無冒附令忠節祠置主黃練而外止列胡公閏周
公是修曾公鳳詔鄧公謹魏公冤王公良顏公褒王公
省存十去五而彭公與明劉公端王公高蔡公遁顏公
有為不與焉則何邪將謂此五公死有可議祀所宜革
邪則彰公與明與黃練胡公並被逮不屈死者死固彰
彰也劉公端王公高並以爭孝孫獄坐叢死者其殉孝
孫要以殉建文也蔡公運則守賓州城死壤守為建文
守死為建文死可知也顏公有為則顏公者子同父自
盡於沛縣者死孝仍死忠也死皆光明正大而非有勉
強輒轉之私事見革除志中詳可馬禹公恭碑記無可
議也舊惟范志大節祠小註偶遺王公省名未共載數
耳厥後盧志餘陳公宏緒續修志皆載十五人郎伏讀
公移亦稱十五人中閔有云凡已在祀典者前人必有
定論而增損於其開則其事鉅其闕係匪輕今所拘入
主既加確議以示無私而損此五公恩必有說以處此
雖起九原足服死者之心而傳諸久遠不祓後人之或
然後可使無端而遺之邪則論古者詳者將有忽略里
漏之皆其何以昭慎重使有為而黜之邪不顯正共當
黜之故而議者無較祠祀者有廢士則卹事原情者疑
有受惜取合之併其何以見折衷任向閔逝志吉妄人
物未載彭公與明顏公有為名而載顏公褒小註云遺
次子有為歸不載從父死為曲筆失實劉王兩公雖志
載矣而惜其未祀於鄉賢為缺典蔡公運本南安府屬
之南康縣人志載宦爵死事與原祠記諸公皆以縣名

不以府名相符爲可信而南康府人物有同名蔡遷者通志仍謬註祀大節祠爲可笑其陳公潞反不特書附詳爻大猷下爲不合今陳公得增入理學祠敬幸已乃原祀二十四先生止一胡公直號盧山者無敬方胡公直也今以同名而得並祀之忠節若蔡公又有同名者而併逸之將諸公於此亦有幸不幸邪舊邀俎豆於十世一旦而奪其蘋繫其何以妥先靈且使來者將曰盡節如某公垂祀如某公祠更中毀幸際光復而姓氏刪沒如此無子孫之仁孝者以陳請之無士大夫之賢明者以訟言之修行砥名究歸泯滅易益哉其何以鼓後進始任肅拜祠下指數五公無主位謂必有言於執事者不致以興廢舉墜之大與彰往勸來之盛必而輕予人以咨嗟嘆惜之妄議今覩祀祀成帙而未有開也遺之則遂遠之矣黜之則竟黜之矣故不避狂醬干買鈞巖應否補削伏惟執事裁察而明教之　能飛滑請復同仁祠置主並祀議伏見大府周公之表忠垂教也以懷忠祠舊址今爲民居不忍撤而改纂於東湖之遺三十哉廢祀之祠宇一旦矗起於荒歷夔草之中令孫許之孤忠正氣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與張許雙廟炳獻千古甚盛舉也獨是濱湖一片地舊爲同仁祠其創立巳久今考崇禎八年李公副京重修碑記稱載主南網雁行而薦春秋者凡六一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凝一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謚文成前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守仁

一兵部尚書諡端敏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公世甯

一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逵

一兵部尚書前江西吉安府知府伍公文定

一吏部尚書諡文襄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公龍

則是前此之祖豆於斯者不特死事之雙忠而一時共事諸公或發其奸或平其亂生則一心王室歿則合食一堂故曰同也微箕比干去奴死不同而同以仁稱故曰殺身以成仁當逆濠要結權瑞勢傾中外無君之心固不俟矯詔之日也而屹然獨立不懼正名討賊卒成大功誰謂非仁者之勇哉向非諸公先後其閒吾知孫許之目不瞑矣今仍宜顏曰同仁祠謂仁可以兼忠忠未可以盡仁也至若欲爲孫許立像別異於四木主者愍又以爲耒可夫忠義之在人心也爲政者樹之風聲以鼓動之入宗廟而思敬過墟墓而思哀初非以設像置主爲軒輊也文廟之議以像爲褻今必變舊制別爲二像將異二像於木主乎鄉異木主於二像乎吾未知所宜處矣議者不過欲存懷忠祠之名而不知已廢同仁祠之實居然孫許爲之主而四公者贅而旒於此神不享矣愛人者猶及其屋之鳥況本以同事合食之人而忍伸此而抑彼乎度非大君子崇重祀典表章先烈之至意也故同仁祠之名必不可毀仍置主並祀如故庶典禮合於人心而可與經久矣

乾隆三十一年知縣

邊學海三十八年知縣李鏵嘉慶四年知縣朱鉦二十

二年知縣鄭祖琛先後修道光四年巡撫程含章以張彥方龍泉縣人亦明建文壬午死事之臣題請入祠及顏有爲祀之爲四十五人謝志府志

姚方伯祠在甲戌坊祀前布政使姚啟盛康熙間建門有石坊曰遺愛嘉慶二十二年石門吳經徵重建後爲市人所侵道光四年知縣文海清址重修府志

八隱祠在王文成祠左祀漢梅福徐稺晉范宣陶潛周續之唐臧嘉猷陳陶宋蘇雲卿康熙六十年巡撫王企靖建乾隆十四年布政使彭家屏重修府志

高士墓祠在進賢門外城濠上墓旁舊故有祠久廢乾隆十八年知府張照乘修府志

陶淵明先生祠在新城門內祀晉陶潛雍正九年南城

裔孫檢討成建

李蘭記人無賢愚莫不頒砥礪名節爲一時高士而自枝自媒者鮮克韜光如脂如韋者初終易轍無他間道淺也古今來用行舍藏與道汙隆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孔顏而後吾於皆得一人焉蓋陶靖節先生者是夫先生之名習於童畏先生之行炳於宇宙然世之知先生者謂其遺情軒晃樂志林泉詩酒自媛保眞獨善位置樂父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志不在隱遜假隱逸以樂道意不在詩酒貧詩酒以寄迹者也先生性沖澹氣邁逸達觀時務不威威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風沂水寓目皆天世之眞松菊詩文觸處悉怡情之具潔靜精微深於易教屬辭比事志撥春秋朱紫陽謂其義熙革姓閒默寓忠貞此尤志節之大者脫兮入孔氏之門則安貧樂道罔得躋顏子之班而達天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梁昭明有云能觀淵明之交者驅兢之情遺鄙吝之意祗貪夫可以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躅抑乃爵祿可辭是詠有助於風教堪爲百世之脩者卽遐厰脩壞所在尸祇亦足祥君子小人之益刎大江之右爲先生故里本支具在可無廟貌之觀瞻几延之憑式邪余奉　　　命何宜茲士釋奠後卽欲賸先生遺像展羨牆之念迺得陽粟里遙隔山河省會名區未存松楠僅於忠節祠中次增一座而專祠無及余竊病之嘗頗與邦之人謀葺祠宇而未逮南城太史陶公存軒爲先生支孫淸風高節默契先人爰追水源邀木本倡族庀材以初自置宇三重

於南昌司馬廳事之右者今改挪專祠以祀先生左右各建寢堂並祀先生五子宗支另闢戶以便各郡子姓出入期無褻先生之尊復不混五支之派闕宮有值責資校枚舟賤繼新楹楹翼貫立宗人以奉孝享置田產以贍粢盛規制聿周計深且遠是役也實陶氏宗祠而顏其額者則爲靖節先生祠太史之言曰五柳高風天下仰之我不敢獨私其祖欲與都人士共景名賢耳噫爲子若孫而各尊爾祖義也爲名賢子孫而率鄉之人共尊其祖之賢是以親親之仁寓賢賢之道尤義之大者也斯祠之作不特先生之節丕振西江益可爲風教之助作百世之師而太史之祠之義亦足爲斯道人心之一範也余故樂得而紀其事祠倡於雍正八年秋落成於次年之夏其寢戶庵漏之向背藝墮雕續之經費竟權記詳之出入太史自能志之余不復費

道光三年陶氏裔重修謝志府志

張文毅江忠烈專祠在百花洲前祀巡撫張芾後祀贈總督安徽巡撫江忠源同治三年巡撫沈葆楨奉敕建光緒四年巡撫劉秉璋奏以紳士甘肅按察使劉于潯祔祀府志檔案劉坤一記略咸豐癸丑粵寇陷江甯乘風逆流竄豫章巡撫張公芾率眾登陴爲死守計

時楚臬江公忠源師次黃州張公知其能且距江近可資軍事飛章入告得　旨江公星夜赴江會張公登城周視畢慨然喻眾謂城險可守眾心益固張公以兵符授江公以守以戰自五月至八月城圍解是役也江公能專其任合羣策羣力故功成張公能任江公使成功功尤鉅江公既解江圍晉皖撫旋殉皖難賜諡忠烈　旨敕立功地建專祠又數年張公在籍辦西陲軍務亦殉難賜諡文毅江人感公德久弗忘在　朝者以立祠請　報可二公同守城功相埒因並建祠歲甲子十月度地百花洲閱三載告成用兵以來凡爲江同仇抗節者他省鉅公名將本省守土以至搢紳義使得若干人即二公祠側建昭忠祠祀之自粵寇橫決東下楚之北江之南皆風靡江右得二公與士民效死卒卻賊人始知賊無足畏江右忠義之多賓二公有以作之則附祀固宜

昭忠祠二一在省城隍廟二門外嘉慶八年建一在百花洲祀軍興以來本省紳民弁勇殉節於各郡縣及各直省官吏弁勇之殉節江右者府志 新建縣志

文謝二公祠在應天寺右祀宋文天祥謝枋得同治七

年巡撫劉坤一率郡紳劉于潯吳坤修捐建府志

馬襄愍羅忠節王壯武專祠在筷子巷祀九江鎮總兵馬濟美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布政使銜道員王鑫同治九年巡撫劉坤一奏建府志

江誠恪李忠武蕭壯武專祠在袁家井祀署廣西提督江忠義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按察使銜道員蕭啟江同治九年巡撫劉坤一奏建府志

曾文正專祠在東湖龍神廟左祀大學士一等毅勇侯兩江總督曾國藩同治十一年巡撫劉坤一奏建府志

忠義節烈祠在吳城關山祀明忠義葉景恩家四十九人嘉慶十三年吳城同知劉台斗倡捐率葉氏裔創建府志　劉台斗記明宸濠之將叛也陰收豪傑為己用吳城葉景恩有奇略使人羅致之拒聘不納濠怒捕之

幾於獄及濠叛師過吳城之譚家瀞弟景允夜率宗族
三百餘人伏擊之濠兵大亂景允子紹治擊殺數十人
濠眾欙至中矢傷喉焉賊死景允督戰益力及敗手兩
劍砍旋敖十人自刎死時同死者三十六人景修景集
景卿景衡陞陵陞阡陷附阡陵陞隊階紹盛紹高承震
承廣承化承通承道承熙承勉承湖承德承八承文承
光承觀承順承僑承湧承亨貢濠固命僑將吳十三焚
劫其寅景修妻魏氏景集妻何氏陸妻何氏紹高妻錢
氏附妻附氏與自焚死景怨妻熊氏景尤妻李氏紹治
妻月氏各笠衣先自從景恩女九姑亦縊從絕後蘇吳
十三見女美揚獻濠濠從納爲如女紹濠不備過讀書
沸起求死濠急拯之不投後斃曰屍浮出衣悉縊結面
如生先見其思就捕詬女日我死恐家無逃抛仰捋日
送汝夫家依男姑以酒女曰交名節千古兒擲不能爲
忠義女乎至是率不每都御史王守仁表具閤口一家
忠義於戲吳城以舜九之地葉氏起閣巷阡頑中未沾
一命抗大吊拒強藩忠臣義士孝子謙弟貞女烈婦祀
死如歸爭先恐後四十九人前後如出一賴英魂毅魄
謂可不與日月爭光哉乃三百年於茲廟祀飲然非守
土者貴與余守丞之明年康其事自之大府詰於吳城
之剛山皇剩門恩妻能氏縣賜祖令大中丞長自先福
下其誠南月守前署守張效仁議合建忠義節烈二祠
分前後各二檄同堂貝室各秋有司致祭牲宋由藩楠
頒銀皆千兩余遂倡率捐輸媽工庇材捐葉氏子孫薦

其事越月而祠成因載其緣起爲之紀詩曰明政失紀
强藩覬覦貞士勵節矢命不渝爰及宗族枕戈執殳伺
彼跳張脅臂大呼衛師宵濟扼吭路隅以一當百脅共
蝥弧賊衆日益強弱勢殊張空冒刃力盡身痛誓死同
日取熊舍魚父子兄弟偕命須臾從容赴義鬪中弱妹
蘭摧其曉處泥不污尸久如生凜凜九姑支成誓師戕
旌其廬三百年後乃祀鄉附彭蠡之
水匡廬之墟靈祠永峙光我枌榆

吳氏忠義祠在新建吉山祀乾隆間征大小金川殉難
附太僕寺卿一嵩咸豐間援浙殉難總兵修攷把總修
纂修均明思同治七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奏建府志

貞烈祠在百花洲昭忠祠內西偏祀咸豐以來江西婦
女殉寇難者郡紳夏廷榘等捐建同治六年巡撫劉坤
一奏列祀典檔案

南昌縣節孝祠在學外右新建縣節孝祠在學外左雍
正三年奉

旨建 謝志

貞烈祠在新建逍遙山祀咸豐同治初元殉難婦女邑人楊樹棠捐建 府志 以上南昌新建

豐城縣社稷壇在大東門洪橋外宋嘉定閒縣尹唐容建明洪武中知縣齊景明重建 謝志府志縣志

先農壇在登仙門外雍正五年知縣高岑奉文建 謝志府志縣志

神祇壇在登仙門外楊柳湖北 一作縣治南 明洪武中知縣齊景明建 謝志府志

厲壇在小北門外劍江濱明知縣齊景明建 謝志府志

關帝廟在治東三十步舊在壽昌寺旁 謝志

文昌廟在關帝廟後俱乾隆七年知縣朱懷栻改建同

治五年知縣陳汝霖重修府志
城隍廟在治西百步明洪武中知縣林弼建正德八年
燬知縣吳嘉聰重建嘉靖閒知縣曹大川修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知縣薛景瑩嘉慶十三年知縣鄭壎
復修謝志府志
火神廟在高陞門外河街乾隆閒知縣李培建府志
龍神廟二一在西門外墻上明成化閒主簿黃璲建一
在高陞門外新砌七星埔側乾隆十七年知縣滿岱建
府志
許眞君廟在縣治西大井頭雍正十年知縣劉象賢即
蔡公講堂改建府志
斗門廟在城南石閘上爲水口鎭謝志

超山廟在富城鄉晉范登雲尸解於此因祀焉謝志

劍池廟卽古龍津廟在登仙鄉祀晉司空張華豐城令雷煥本名劍池廟宋紹興中賜額龍津

國朝嘉慶十年重修謝府志

靈惠廟在長安鄉之神源祀唐廬陵黄元二子爀煜謝志

威顯廟在楊梓洲祀唐淮南楊渥部將李承孫天祐三年承孫從秦裴攻鍾匡時有功後敗死葬此土人廟於墓側宋紹興二年封今額謝志

靈槎祠在廣豐鄉晉時富城鄉白石墓有大木民伐以獻次獨樠津水忽逆流至江人異而祀之號泛槎神太守范甯奏聞敕封宋紹興中賜今額謝志

武當廟在細彩灣明天啟間有巨樟仆於河梗流壞舟

居民百餘人不能起知縣馮起綸禱於廟越日大風雨雷挈樟至岸府志

宗賢祠在櫧山祀漢徐穉唐王季友宋胡安國以下凡十有二人咸湻中邑人雷宜仲卽龍澤書院改建謝志元范登記宋景定甲子尚書雷公爲粤漕帥明年春范登以掾曹辱眞幕府公曾爲登言吾鄉櫧山之龍澤東漢徐孺子讀書其閒堂址猶存紹興壬子文定胡先生偕致堂及學徒由浙西來憩於山之寺日習度父子師友講授春秋於時松溪范左司後來先大父司戶主一張賓章西堂范理卿泉谷徐禮侍莫不往來觀遊嘉其清勝胡先生舊有祠堂寶祐癸丑季春朔同後林李公奠謁祠下顧瞻傾漏意圖更築弁以鄉邦諸先逵侑祀俟丐閑歸里此爲首事又明年三月詔入覲留內久之咸湻己巳始於寺西偏鳩工建堂峙閣於前東西廡序上下窗几規模初就門左有溪跨橋而屋藏書蕭丞將議位置諸賢乃分符界節自袁而建自建而粤王事駟驪志卒不就德祐乙亥天命既改皇路險巇公竄南蔿而不復矣孺子書堂矩山徐貲亦相率族衆與燹纔就隨燬寺與堂閣幸無恙而藏書悉爲乘時媒進者所取有識惜之丙子迨今又復一紀公之猶子國登德俊崇嶽

前修思承先志因所已創舩所未完乃給高士給事及西岡以次十有二像序列龍奉公與司戶與焉蓋公在辟雍雄文直氣名聞海丙迨蹟立顯要每以古人自任尚論東都南渡人物全身全名如高士明經明務如給事居游斯地風流餘澤久而僉新社禊戶祝儒不有庚桑之愛而諸先達之所植立表表事業昭昭儀刑其持循師法終始靡他者莫不著聲於州邑其翊扶大義正直不阿者自足以省重於軔廷至如剛廉欽毅卓爲吏師清端重懿見稍圖器世守理學而文行明特身兼才藝而議論崇閎詎非後之人所當瞻仰而取則者合而祀之以配二賢夫豈徒修山寺之榮觀而巳哉德後屬登爲之記顧衰且陋焉用借抑表勵之機既有借於前哲紹成之美復有頽於後人以道而重斯地以人而重斯山斯寺蓋不特爲一時重而必將爲千載重若許之箕山夷之西山皓之商山所以名垂古今而不可滅者皆是也又果假記以傳邦特立祠登賢知其概則忱不吝無述以諗求者爾

三賢祠舊稱曲江祠在磯山之巔祀宋朱子李義山姚勉明李

夢陽記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磯頭岡則倪而東又折數里始北達也故曰曲江云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倪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仁者堅其寒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

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而登也紆徐纜縱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樾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更五月予巡祀豐城登岡塹曲江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委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矣蕭聽業又改作二亭祠後其敗後亭有闕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弃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所不徑情志有所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泰故曲者勢也終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國朝道光四年知縣徐清選重修謝志 縣志

文丞相祠在城隍巷舊在小北門外祀宋信國公文天祥謝志

劉令祠在北門外祀明知縣劉璲正德間以晉菴堂建

謝志

韓令祠在治東壽昌寺傍祀明知縣韓㴑 謝志

劉徐二公祠在華嚴寺側祀明巡撫劉光濟知縣徐子器 謝志

正學祠在治東省牲亭北祀宋朱子以明邑賢李材徐郎登配康熙十年知縣房廷禎建 府志

忠孝節烈祠在城隍廟右本名忠義節孝祠在城隍廟左 謝志作節孝祠在學外左雍正中知縣汪雲鵬高岑先後建同治四年移建於此增祀殉難婦女改今額 府志

節孝祠在學外左 謝志 以上豐城

進賢縣社稷壇在城隍廟右舊在縣治西明洪武初知縣梁璧建萬歷中知縣黄汝亨改西門外知縣周光祖

復改建於此府志

先農壇在東關外蓮花園謝志

神祇壇在來撫門外舊作縣治前明洪武初知縣梁璧建府志

厲壇在縣西迎恩門外明洪武初知縣梁璧建萬歷閒知縣黃汝亨改北門外今仍舊址府志

關帝廟在海智寺北舊在水西門外乾隆三十一年知縣孫鐸改遷於此四十七年知縣張五緯重修謝志縣志

文昌廟在崇聖祠東嘉慶六年建縣志

城隍廟在縣治南明洪武初知縣梁璧建萬歷閒知縣周光祖重修

國朝康熙初年知縣聶當世修乾隆閒知縣孫鐸修道光二年重修咸豐七年兵燬同治七年知縣江璧修復府志

忠壯廟在縣治北師過渡右祀吳伍員相傳員奔吳過此又名忠武廟謝志

康王廟在邑治西壇石山右祀普利孚應康王舊有失名廟碑稱神為宋將康保裔諡忠烈爵以王神主鎮鍾陵福善禍淫水旱祈禱無不響應故民崇祀之府志 謹案進賢縣志稱康王神或云周康王或云楚康王或云宋康王或云康佑或云康保裔考宋史康保裔傳洛陽人官高陽關都部署契丹犯河間戰死事在眞宗本紀咸平三年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曰江西泰和縣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眞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巳為保裔立廟縣志又云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志云保裔有德於建保裔未嘗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按劉宋元嘉時劉子鄉事盧山巳有康王廟山西介休康王廟則祀康太尉深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遷濉土為神以蕪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樊修職祠在崇禮鄉宋高宗南渡王虎魏全為亂襲豫

章邑人樊昌時昌盛昌諤舉義兵與虎拒戰死虎亦敗建炎閒贈昌時昌諤爲修職郎昌盛爲保義郎立祠祀焉明洪武閒樊用節重修謝府志

密都統廟在龍馬坪又名忠烈祠祀宋都統密佑明萬歷中知縣毛一瓚修國朝順治十年知縣徐鳳鳴增修道光二年重修謝府志

節士祠在北山龍溪寺祀元末死節之士樊復樊晉樊用行徐思德陶正道傅煥章饒思舜則志能有源陳伯通徐宏道葉明遠劉清公沈壽凡十四人元龍興路判官辛敬奏建謝志包希魯記節士祠者龍興路判官兼領水兵千戶大梁辛君敬旌樊明仲以下死節之士十有四人而作也士之死於節者以其激於義也至正十二年淮蔡之兵南偪豫章君時以道州錄事判官需次郡城憤切敵愾受命藩閫往擊江東連勢之黨於鄱東之十四人者以戍事從君先後而死者

也當時君以徒手單騎糾兵彭蠡之上之十四人者賞來或以率衆至或以勇敢用或以善謀畫進其人雖有高卑之殊而其致身於死則一也娟皆非有職司祿食以居位者故咸得而祠焉若明仲與其從弟文仲從子用行及徐思德則皆儒者也故首奮倡義勇決捐身而陶正道傅煥章則思舜則志以口舌挫擊而招徐之者也至若能有源之慷慨陳伯通之驍勇徐宏道之堅毅葉明遠兄弟之激烈果銳咸可尚焉若劉清公之為浮居沈壽之出驛卒則尤不可沕沒也樊氏三人行中書既偕著介而褒贈之矣君猶惘其或泯於久也乃悉列祀而復勿其死事之蹟於石焉其夫賢波汲焉教民知義者非趣之之蹈於死也明夫義聚則忠君親上而相保以生也縱不幸為義以死則其生氣豈不烈烈然天地之閑哉其舍恥茍偷以存其喙息者人極視以狗彘不若也雖生百歲而何為者邪此義之在所貞節之在所秉而祠之所以作也

舒文節祠在縣治西祀明邑人修撰諡文節舒芬萬歷中知縣周光祖建謝志

傅忠毅祠在道前義倉西祀廣西巡撫加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府志

節孝祠在學外右謝志以上進賢

奉新縣社稷壇在縣西郊二里明洪武三年知縣余思濟改建

國朝雍正十年知縣趙知希修謝府志

先農壇在縣西郊二里舊作在南壇雍正五年知縣王藩創建府志

神祇壇在縣北明洪武十七年知縣屠仕宏改建府志

厲壇在縣東北明洪武三年知縣余思濟創建府志

關帝廟在治東明洪武二十年因縣尉廳改建萬歷十年知縣朱南英重建

國朝乾隆二年知縣趙知希重修謝府志

文昌廟在魁星閣舊在大成殿左府志

城隍廟在北門外宋天聖四年縣令張維周修治平三年縣令丁靖增修元季燬明洪武三年知縣余思濟重建

國朝順治十七年知縣黃慶再重修乾隆二年知縣趙知希修嘉慶二十三年知縣姬學周修府志

火神廟在昭德觀右知縣婁起銓建府志

龍神廟在南門馮川橋北府志

漢吳二帝廟在縣東南祀漢昭烈帝吳大帝謝志

鶴山廟在法城鄉祀唐隱士鄒垣謝志

葆光廟在治西祀晉劉圓君兄弟四人宋隆興二年敕賜廟額錫侯號四曰忠惠英惠壯惠烈惠

國朝咸豐十年重修今稱四惠祠謝志府志

劉樞密祠在寶雲寺後祀宋隆興守劉珙縣令楊萬里名其堂曰懷種謝志

楊萬里記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變天下仰目指期中興而公狐忠崇崛不少斲利疾視競邪畢力擊排戢牢不可動則歎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异不可並乃以大資致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摸孰爲疽根弗彌弗嫜我則務除俾罔後災首得奉新三鄉寓稅之弊欣然上闇其明年特下轉運悉鐲除之爲錢三十五萬有奇爲米若千爲帛若千命下而公已遷荊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者有稅令無其所有昔鄉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年無月子來令奉新三鄉之民相牽作堂畫公像於其以贍此之敬十一月某曰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致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言德言民於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守矣予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於是民不悅重曰爾見前之子乎闕興民之害則勇於敢除之害勇於不敢令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然此非之恩也於是民始悅于曰亦公之恩也是皆大予及重告曰衛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爲百世之害也不曰害民也曰何國也國可利民害也不可害也彼而觀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歎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搖其所恃以忠其主是忠不

忠也一言而除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行也然則此又
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悅三鄉日進城曰新安曰法城
張尚書祠在懷種堂右宋慶元中張杓帥江西奏蠲營
田新稅民賴以全感念繪像與劉珙同祀謝志楊萬里記奉祈人
士王模袁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祠來請於予曰
先生宰新吳曰太師樞密武夷劉公嘗請於朝爲民除
僞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祀之先生記之矣今又
有可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
官其名曰貸者苛地之幽遂嘖之污萊民之荒棄者也
於是官計其民強而授之田惟種惟樹於我乎取惟犢
惟未於我乎貸惟後惟役於爾乎役厥田畝賦斗米有
半厥土畝賦衆六十民咸利其洲征始競耕爲其後議
臣建自謂之於是民之佃此田者以錢酬官以田業已
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夷於民田之
賦於是兩賦二役薪緣貿買爲粟爲稍畢亟其值易而
爲錢民之輸者視其其費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邑
謂之州州訴之大府大府曰不可令明府張公甫未及
下串究知民之甚病在此力謁之州州不可其請翁堅
於是公孤犢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謁三人舉幡倘
邑民遮留曰民謙病勿失賢宰令請不可安知後終不
可鄉後必有賢帥與宰意合則必可矣未幾龍圖尚書
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公欣然曰吾幾妄去令謁不行則

去不妄矣卽重謂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
公勿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
然後新田之民爲戶二千有九十璧者舒州者蘇疾者
除舉以手加額而指貿曰徵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雖
爭之賦徵吾師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諭是不可不
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患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
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總公之像與劉公同
當尸面械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思
則政相若剋殘病若則事相若兩公並立二碑對時式
承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
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執難余曰劉公易也
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爲而不得爲有得爲而不欲爲
不得爲者在上我欲爲之我能言之爾行與否在我乎
故曰難劉公是也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
執旁無舉顧我不私爾我欲爲之何難爲曰帷其得爲
亦不得爲是以雖爲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
之利其細置官其大置國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亦非轄
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并書其說以答三公云張
公名怡字定叟忠獻魏公之季子慶元戊午人日中大
夫煥章閣待制楊萬里並書承議郎添差權通判江州
軍事兼勸農營田陳邑篆額奉議郎知隆興府
奉新縣主管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張珦立石

岳鄂王廟在北門七靖元宮之右宋李成寇洪州王破

之於樓子莊民感而祠焉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黃景賢重建乾隆二年知縣趙
知希修嘉慶十年邑人岳廷璧重建置田同治六年重
修府志
卯山五神廟在北鄉祀韓當馬忠黃蓋王平淩統宋咸
淳中封當忠勇武烈侯忠威肅武甯侯蓋英毅武明侯
平廣德武甯侯統忠惠武安侯謝志
涂七公廟在城內大街南以涂公鑿井惠民故祀之謝志
胡氏祠在儒學西祀宋邑人光祿丞胡仲容都官胡克
順尙書胡直孺元季兵燬謝志
趙把總祠在華豐樓元至正間賊掠武甯靖安奉新等
縣把總趙某領官軍敗之後中流矢而沒民爲像祀謝志

忠節祠在治東祀明副使周憲吳一貫以憲子幹及陣亡義士何沖霄祔久廢今祀於九賢書院（謝府志）

高沈二尹祠在北門外獅山前祀宋縣令高南壽沈雲舉（謝志）

節孝祠在學外右（謝志以上采新）

靖安縣社稷壇在北門外半里明洪武閒知縣江德瑜建

國朝康熙三十一年知縣高克藩重修（謝府志）

先農壇在南壇側雍正四年知縣黃天球建道光十九年知縣王藺重修（謝府志）

神祇壇在南門外明洪武八年知縣江德瑜建（謝府志）

厲壇在北門外錦橋之左明洪武閒知縣衡守徹建（謝志）

府志

關帝廟在北門義學右雍正三年知縣黃天球建乾隆間署縣粟夏時重修道光十三年知縣張師吉十七年知縣林漢喬重修謝志府志

文昌宮在天澤池東雙溪書院舊在北門嘉慶十七年移建道光二十七年增修咸豐中燬於寇同治六年知縣陶黼昌重建府志

城隍廟在縣治東舊在城外明嘉靖四十二年知縣趙公輔改遷今址

國朝康熙十三年毀知縣林鍾新之二十八年知縣高克藩重修嘉慶十六年知縣馬廷夔復修咸豐中燬於寇同治九年知縣徐家瀛重修謝志府志

劉猛將軍廟在文昌先代殿後道光二十八年建府志

孚澤廟在北門外祀漢鄧禹耿弇咸豐六年燬今重建謝志府志

聖堂廟在西門外祀許眞君及馬明王明萬歷年閒建

國朝咸豐六年兵燬今重建府志

萬壽宮在藥王廟右乾隆五十六年建道光二十一年邑人捐建增建湛母閣天花宮府志

懷功祠在城隍廟右祀明按察副使吳一貫南昌府知府李承勛以平瑪瑙山賊功祠之謝志

遺愛祠舊作合祠二在東門內一祀明知縣葉重光有萬年樂利之碑一祀應汝稼以立水次倉便民漕運故合祀焉雍正五年知縣黃天球修改今名乾隆六年重修謝志

況太守祠在儒學左側祀明蘇州知府況鍾雍正二年知縣黃天球捌建於儒學前黃天球記今天子御極褒崇往哲詔天下建忠義祠合祀其邑先賢余旣爲公置主於公祠而復擇官地一區合其子孫立專祠於文廟西南隅春秋仲丁別行特祭表公之尤異於諸賢祠旣成請余爲之記夫公歿距今越三百餘年始克建廟崇祀固宜有記而公之生平則尤余所樂道者公諱鍾字伯律初以禮部尙書呂震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用尙書蹇義胡濙薦擢知蘇州府賜璽書假便宜乘傳之任嘗是時蘇州戶役繁重豪猾舞文爲蝕利岐號難治公初視事吏環立請判文書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益滋弊逋判趙忱百方後侮公公唯唯不與校忽一日合僚吏言有救末宣可宣之敎許僚屬不法徑自拿問僚吏皆流汗股慄因升堂召吏之尤桀黠者詰之曰前某事某宜行若止我某事宜北若強我罪當死命裸之俾隸有力者四人畀舞文吏擲室中立甃六人陳尸於市一府大震其後人無敢歟者於是鑴頻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悉報可先後奏免官糧七十餘萬石復流三萬六千六百七十戶明冤枉覃民人一千八百餘名免民買抽分船隻

米一十五萬一千八百石革冗役圩長九千餘名裁遷年包荒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白石公爲政務鋤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弊不遺餘力時則廬陵周文襄公忧撫吳憫蘇松賦重與公悉心計晝力甦民困凡文襄所行善政公協成之者居多先是公丁繼毋難去民詣闕乞留者二千餘人乃詔奪情起復還治蘇後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復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二秩如民請竟率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其得民心如此余嘗闕蘇郡志及明史稿裁公始末甚悉而邑志頌之略故因祠記而補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抑公祠之建掘地得殘碭有橫書建昌況氏妙五字請之置縣自南唐其初本建昌地意祠基剏公先世遵址而妙某云者其氏名邪祠崇其地則亦有數存乎其閉并記之以見茲祠之不倂然也乾隆九年知縣沈顯文遷今址府志

節孝祠在觀光集側舊在城隍廟左謝志在學外東同治間遷今址以咸豐間殉難婦女附祀府志縣志

義烈祠在忠夏都塘埠祀咸豐六年殉難士民婦女集民公建府志以上靖安

武甯縣社稷壇在縣正北舊作在治西初在縣西北後遷此府志

先農壇在社稷壇右府志謝志作在北毀

神祇壇在縣治河之南府志

厲壇在北門外府志一作治東北

關帝廟在城隍廟右明崇禎間建

國朝同治九年知縣何慶朝重修謝志府志

文昌廟在縣署左側舊有閣在東渡嶺閣廢基存

國朝乾隆元年移建今所道光三年邑人舒廷棟重修府志

城隍廟在縣治東宋乾道二年知縣吳彥夔始建治西即今學宮地明正德間徙縣治東崇禎九年署縣姚存仁仍遷治西

國朝雍正二年知縣廖科齡復移建今所咸豐四年燬於寇同治九年知縣何慶朝重建謝志府志縣志

火神廟在縣西道光二十年知縣王師道倡建府志

修水神廟在縣西四十里府志

龍神廟在縣西道光二十年知縣王師道倡建府志

將軍廟在武甯縣四十四都唐盧絳屯兵武甯築磨源陂灌田萬餘畝鄉民德之立廟謝志 謹案縣志作盧侯廟祀唐盧濤

岳忠武廟在十二都龍興寺宋紹興元年岳飛追斬李成將趙萬於朱家山趨江州憩此鄉人立廟祀之張子仁記嘉定癸未秋初築仕孫甯謁祀諸廟環視繪堵閒有魁然其容端坐於上者駭而問焉祝曰是忠武岳王遺像也肅然禮拜徘徊久之不數日巡行郵落見甯邑環萬山中田塍狹隘而生齒極繁喜問故老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有叛將李姓者巢穴我井里蹂躪我蓄藏邱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勢方危若累卵王提師由郡

來歷境三十里澗水暴漲叛衆方濡滯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桴不施一鏃而解一邑倒懸於指顧間吾祖若宗得以休息孳養而有今日者王之力也言旣涕零如雨余亦感慨悲且泣將與吾民別新其廟不果及滿秩受代復走犨祀款謝東歸追懷故老傳述欲祀諸壁且爲之說曰王秉忠義以生抱憤鬱而死天乎豐其才矣使不齒其用雖有九廟之恥立談可雪何有於一邑之難雖河北三百州版圖不宗訓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尙守江南數十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麗天也茲邑所覩容光之照耳王之深水之行地也茲邑所被始達之泉耳雖區區廟祀不足以享王而食其福者非此無以饜其心則邦人繪像之意其亦有不能自已者與父老聞吾言皆曰然願相與大書而深刻之今廢府志縣志

雙忠廟在北樓源祀唐張巡許遠一名朝天廟明知縣馮琦建以漕運開兌致祭

國朝乾隆二十八年邑人劉孔臣重建謝志府志

昭應祠一作昭靈祠在縣治南祀楚三閭大夫屈原唐封清烈公道光二年重修咸豐閒燬於寇居民重修謝志府志

許眞君祠在西門外龍潭寺府志

段中丞祠祀唐御史中丞段逸謝志

柳貞公祠在鄧家埠之柳山祀唐司馬柳渾宋紹興間兵燬邑人陳功顯父子修建明成化間重建復廢謝志府志謝志原按唐書柳渾棄衢州司馬隱洪州山中築室讀書此其處邪宋里人陳功顯以先賢過化之地立祠祀焉祠旁有貞公井因公之證柳山之名則因公之姓也

昭忠祠三一在城隍廟右祀武略騎尉李秀章武信騎尉汪騰雲劉升修武校尉潘蛟道光三年邑人翁壽春妻節婦盛氏捐建一在青雲巷西北祀咸豐年間陣亡殉難官紳士民兵勇紳民捐建一在江陰鄉潭埠街祀咸豐四年陣亡團紳鄉勇督團邑進士余瓚辭請

旨公建府志

王夫人祠在縣署內祀元進士盛添祥妻邑令文郁母卒於署華林寇亂靈佑擁護因祠之謝志

節孝祠在學外東謝志以上武甯

義甯州社稷壇在崇仁門外舊在州治北謝志

先農壇在州西郊外舊作東郊雍正四年建府志

神祇壇在貽清門外原在治東南放生池前舊作治南後改建府志

厲壇在麻油嶺舊作治北一里明洪武間建府志

關帝廟在城隍廟左原在儀翔宮右久圮舊在演武廳者今亦廢乾隆元年知州張耀曾重建六年知州許淵修四十八年署州丁如玉偕紳民改建今所五十四年知州李維謙修咸豐五年燬於寇八年紳民捐修府志

文昌宮在學宮尊經閣前府志

城隍廟在關帝廟右舊在儒學東康熙十六年知州班衣錦重修乾隆六年知州許淵遷儀翔宮故址四十八年署知州丁如玉率紳士改建今所嘉慶十九年增修謝志府志

宣明廟在西鄉古城嶺祀火神乾隆中建府志

龍神祠在雲巖寺大雄殿左前有井深十餘丈府志

萬壽宮在儒學左乾隆八年建府志

劉侍中祠在崇鄉祀漢侍中劉陵謝志

黃文節祠祀宋黃庭堅一在學宮右宋時建周必大記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筠孟堅寀分甯期年矣專以儒術飾吏事每詣校宮必進諸生以學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狹隘朽敝亟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釋貢暇食則擇族老能文者曰咎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

圖牒自唐貞元十五年分武甯八鄉以名戍邑西有慕
皐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修水北來東南經縣治
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金
華人先生六世祖贍舊爲邑宰厥後奉親卜居此歿則就
葬歷三世家修水上家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
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道
配古人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
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共振斯道乃或不
然初坐眉山倡酬棲邀縣鎮後被史禍竄謫兩川晚以
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閒翱翔館殿巍六年耳右
史之拜復爲韓川沮止其生不過如此蓋人眾勝天也
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赦爲八
座賁甥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袞奎天縱至下取
其筆法戒石刻銘偏於守令之庭李杜巳遠遂上詩社
身後光榮乃至於此非天定勝人邪昔孔子在舜辭人
指爲東家邱歷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
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履之徵猶藏武庫聖人尙爾先
生其奚懋于既書其大略又系以辭使過祀求而歌焉
其詞日嘆先生之致身何類難而險阻猶先生之歿世
乃發揚而晉謝歸高山與景行極幽錚而爭親微岌歿
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俶奉嘗於新宇
醵修水以爲膠釣鱗魚而貫組擲白茅於雙井燦浮颳
之雲乳尙來燕以來
甯丞模範乎故土

一在雙井宋嘉定十年建明宏治

十八年水衡廢巡撫林俊檄知州葉天爵重建置祭田

一在馬家洲元縣尹吳觀建今俱圮

國朝乾隆二十七年知州宋調元復建西犀津五十三年

黃氏後裔建於鸕鷀橋巷道光三年重修謝志州志

濂溪祠在州治東旌陽山麓祀宋分甯主簿周敦頤元

季燬明天順三年即遺址建書院宏治間學使邵寶即

講堂祀像後燬

國朝康熙七年知州徐永齡重建與黃文節合祀乾隆間

屢葺嘉慶二十三年復修謝志州志府志

吳尹祠在州治祀元縣尹吳觀謝志

遺愛祠在治西祀明縣丞黎斌後移南門外謝志

昭忠祠在州署西偏祀知州葉濟英及同時殉難官弁

紳民咸豐九年建府志

忠義祠在千總署東偏祀咸豐五年殉難都司張全孝千總張朝棟外委林起鳳兵丁査拔山等四十七人一在西鄉路口祀邑諸生丁桂林一在護仙橋名吳公祠祀遊擊吳錫光把總吳定發府志

節孝祠在州治老道前舊作在學外左乾隆四十七年州人陳振家捐建一在學宮西偏同治二年八鄉捐建府志以上義甯州

江西通志卷七十三